

外來車徒傾國

善曰籍籍關外來謂被徒

也漢書武帝曰事籍籍如此鄭玄禮記注曰鄭市物邸舍也今云鄭以明市也濟曰籍籍諠

盛貌關外來謂外郡俠客來也言車徒之衆傾於國

五侯競書幣羣公

亟爲言

善曰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爲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懽

心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古人相遺幣必書之於刺故曰書幣戰國策秦王謂趙使涼毅曰吾

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漢書曰郭解河內軹人自喜爲俠及徒豪茂陵衛將軍

爲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出者千餘良曰古人

相問必爲書及幣以送之王氏一門五侯樓護皆與之通五侯競致書幣以贈也

明於霜信行直如弦

五臣作絃善曰義分則分義也孫卿子曰禮樂則

修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潔若清水嚴若秋

霜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弦

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

韻善

日漢書曰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又曰左馮

翊有池陽縣河東郡有汾陰縣漢書曰酤留飲

食也

二縣名遊俠歡宴之處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

捐善曰諾相然許之辭也老子曰輕諾者必寡

終不坐相

捐捐弃也票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善曰公

曹子標劔而去之劉兆曰標辟也影與標字同

字堯切濟曰影死節信也投珮謂去官也言

分義之人或以死信去國嗟此務遠圖心爲四

或以憤怒而出甘泉宮名

海懸善曰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

曰心若懸於天地之間郭象曰所希企者

高而闊也。良曰：嗟歎務趣也。遠圖志也。言趣忠義之心，懸於四海，使人明知。但榮身

意，遂豈校耳目前。善曰：列子揚朱曰：慎耳目之

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聲類曰：遂從意也。嵇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向曰：校

見也。言但行我身意，得成已志，豈見目前榮望。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

然。善曰：漢書曰：楚田仲以俠聞，傳暢晉諸公贊曰：劉希彭俠烈有才用也。銑曰：楚田仲以

俠聞，言俠道之善。古今共知如此。

倣古。翰曰：象古人征行辛苦之意。

許。訊又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善曰：許猶問也。漢書曰：司馬長

卿故倦游，又曰：有遼東郡也。齊曰：許問也。遼東郡名無此，古人假而為言也。昔隸李

將軍十載事西戎

善曰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毛詩序曰備其兵甲以討

西戎也

良曰李將軍謂李

廣利隸附也西戎即大宛國

結車高闕下極望

見雲中

善曰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漢書曰將軍衛

青至高闕臣瓚注曰山名也七發曰極望成林漢書有雲中郡秦置也向曰結聚也高闕山

名雲中郡名俱在邊遠

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嚴風寒燠豈

如節霜雨多異同

善曰陸機從軍行曰涼風嚴且苛毛詩傳曰燠煖也

曰嚴風寒風也燠煖也言地偏節氣與中夏不同

夕寐北河陰夢還甘

泉宮

善曰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穀梁傳曰水南曰陰翰曰北

河謂戎地之河陰也言夕卧彼夢還甘泉宮歸見君也

勤役未云已壯年

徒爲空廼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

善曰曹植雜詩曰轉蓬離

本根飄飄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捐軀遠從戎

齊曰言勞役不已空度壯盛之年古人悲轉蓬乃知我也

擬古二首

劉休玄

善曰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鐸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

有文才元兇弒立以爲中軍將軍世祖入計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

內食中毒殺之良同善注爲藥所毒時年二十三

擬行行重行行

饒曰此篇叙閨人思遠之意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

善曰楚辭曰路眇眇之默默廣雅曰眇眇

遠也左氏傳童謡曰遠哉遙遙
向曰遙遙心不安貌
回車背京里揮手

從此辭

善曰古詩曰迴車駕言邁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蘇武

詩曰去去從此辭

銑曰京里謂都里也揮手舉手辭別也

堂上流塵生庭中

綠草滋

善曰曹植曹仲雍誄曰流塵飄蕩魂安歸翰曰流遊滋茂也言堂庭無人而

塵草生

寒蟄

將

翔水曲秋兔依山基

善曰淮南子曰兔走歸窟

寒蟄

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曰寒蟄水鳥哀猶愛也齊曰言寒蟄依水秋兔依山皆得其所

而人

不歸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

酒長相思

善曰魏文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李陵贈蘇武詩曰遠望悲

風至對酒不能酬

良曰芳年華月喻盛時悲也佳人謂夫也涼風起謂所及秋感時衰暮悲

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善曰古樂府江南辭曰

青子衿悠悠我心向曰江南調采蓮曲也子

衿詩歎無音信也言悲憂之心但委此歌詩而

已卧覺明燈晦坐見輕紉緇善曰陸機為顧彦

多風塵素衣化為緇銑曰晦暗也夜久則燈

暗紉緇帛之黑色言晝夜坐卧唯見此而已

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善曰曹植七哀詩曰

不治願垂薄暮景照妾

可脩飾幽匣之鏡誰復重理

桑榆時善曰陸機塘上行曰願若廣末光照妾

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濟曰薄暮

謂微光也桑榆時喻老也言願垂微光照妾老

年

擬明月何皎皎

良曰此篇爲遠人未還中閨感月而歎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層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

秋月

善曰鄭玄詩箋曰層重也曹植芙蓉賦曰退潤玉宇進文帝庭羅帳羅帷也相子新

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帷向曰宿謂星

也浮雲薄雲也藹蓋也層闕高也玉宇以玉飾屋也延引也結思想伊人沈

憂懷明發

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結毛詩曰明發不寐

銑曰伊人謂夫也沈深也言深憂遠懷至於曙色之發

誰爲

五臣作謂

客行久

屢見流芳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

善曰潘岳悼亡

詩曰流芳未及歇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崑崙而君是越斯亦難

矣翰曰言誰知行者之久數見芳春消歇也思欲就君河廣山高不可逾越而至

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王僧達齊曰依亦擬也

少年好馳俠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五

作興亡言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訊與信通易乾鑿度曰興亡殊方各有其祥

良曰宦學踐歷薛問也關源謂關中河源也言少好遊俠旅學關源歷遠古之跡問興亡之事

隆周爲藪澤皇漢成山樊善曰漢書楊雄河東賦曰賑隆周之大寧

喻蜀父老曰羅者猶視乎藪澤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莊子曰彭陽曰公閱休夏則休乎

山樊者也毛萇詩傳曰樊藩也向曰久沒離言周漢之居盡成藪澤山樊樊林也

宮地安識壽陵園

善曰甘泉賦曰遙遙離宮般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景帝

作壽陵也又元帝詔曰徙民以奉園陵

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

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待隱謂之

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軌道也陸機泰山吟曰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

沙亂昏日無精景此喻時也軌法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生死之理不殊

已矣抱命復何怨

善曰桓範世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

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曰自古聖賢皆正此生死之理况我抱此區區之命能爲怨嗟乎

擬古三首

鮑明遠

良曰此篇刺有德不仕安於幽棲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

善曰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

七發曰馳騁角逐

向曰幽并二

氍帶佩雙鞬

州名其中少年多好騎射

居象弧插

楚服善曰搜神記曰大康中以氍

言董卓有武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魏志曰

藏箭弩謂之服引謂之鞬

毛詩曰四牡翼翼象

彌魚服鄭玄曰彌弓之末弩者以象骨為之服

矢服也銑曰氍帶以氍為帽頭佩帶也鞬盛

弓者象弧象牙飾弓也

亦帶也服盛箭器彫畫

獸肥春草短飛空

控

越平陸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

肥垓蒼曰靽馬勒靽孫子曰平陸平處

越平陸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

肥垓蒼曰靽馬勒靽孫子曰平陸平處

翰曰飛韉走馬也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日善

越度也平陸平道漢書曰鴈門郡有樓煩縣石梁有餘勁驚雀無

全目

善曰闕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

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霜

梁山集千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于石梁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比遊賀使

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故

羿之善射至今稱之良同善注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

我一白羽將以分虎

五臣竹語曰白羽矢名國作符竹語曰吳素甲白羽

之矰望之如茶漢書儀曰郡國銅虎符三竹使符五也向曰漢武已前匈奴數背故云翻覆

白羽箭也言我留一隻之箭以定四方銅虎符
竹使符並國家發兵遣使之符謂能立功以分
取之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

善曰魯客假言揚子
法言或曰使我紆朱

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金金印也司馬彪
上林賦注曰襲服也毛詩曰素衣朱襮毛萇曰

丹朱中衣也銑曰魯客謂魯
人也衣禪復具曰襲丹素中衣既荷主人恩又

蒙令尹顧

善曰王人謂君也王仲宣公譙詩曰
顧我賢主人臣瓚漢書注曰諸侯之

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
也翰曰荷負也顧眷也

日晏罷朝歸輿善作

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

所欲道得

善作

亦何懼

善曰論語曰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處也濟曰宗族鄉黨皆持其勢而生

光榮賓僕遠慕也昭言我以道得此富貴何所

懼也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善曰儒生自謂也

子儒生隨臣久矣莊子曰小惑易方郭象曰東

西易方於禮未虧孔安國尚書傳曰誤謬也沈

淪謬誤也良曰南國鮑昭自謂儒生謂有

道術士迷方謂惑於所向而自沈淪為誤也伐

木清江湄設置守免善曰毛詩曰坎坎伐

河水清且漣漪又曰肅肅免置楸之丁丁又曰

趯趯免兔遇大獲之向曰伐木詩謂燕朋友

故舊也湄岸也置網也免兔狡

兔也設網守兔喻懷德待祿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善曰論語曰吾十有

五而志于學韋昭漢

書注曰翰筆也銑曰背文弱冠叅多士飛步

日諷言文章篇翰無不通曉

弱冠叅多士飛步

遊秦宮

善曰華覈與薛瑩詩曰存者今推三飛步有匹特翰曰弱冠謂年二十也多

士朝臣也飛步高步也秦宮兩都之宮

側觀君子論預見古人風

善曰魏志太祖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齊曰見君子古人道德之風

兩說窮去

端五車摧筆鋒

善曰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史記曰秦東圍邯鄲魏

王使新垣衍入邯鄲說平原君尊秦昭王為帝秦必罷兵去魯連聞之乃責垣衍新垣衍請出不敢言帝秦秦將聞之却五十里又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道躊駁也良曰兩說謂本末之說舌端君子有三端舌端一也惠子多方其書五車言其博聞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筆端
羞當白璧貶耻受聊城功

善曰韓詩

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為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屠聊城歸而

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向曰賜也楚襄王以金璧聘莊周為相莊周不受魯

仲連為齊以書與燕將下燕晚節從世五臣務之聊城欲以功爵仲連不受

乘障遠和戎

善曰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漢書曰嚴安上書言世務又曰帝

使博士狄山乘鄣李奇曰乘守也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銑曰晚節未

年也務事障邊也言末年解佩襲犀渠卷袞奉從時事乘邊遠撫戎狄

盧弓

善曰國語曰奉文犀之渠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盧弓十翰曰佩文服也犀渠甲

也袞書衣也盧弓征伐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之弓謂弃筆從戎也

終善曰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莊子曰誰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司馬彪曰誰

力已不及今為武士未知其終竟

學劉公幹體

良曰此詩言正直被邪佞所損雖行質素而衰盛相陵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善曰范曄後漢書蔡琰詩曰處所多霜雪

胡風春夏起楚辭曰增冰峨峨雪千里又曰北有寒山連龍絕然王逸曰連龍山名向曰胡

在北朔亦北也龍山名集君瑤臺裏飛舞兩言風雪自北來度於龍山

楹前

善曰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鄭玄禮記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

日瑤玉也以玉飾臺也

茲辰自為美當避豔陽年

善曰神農本草

日春夏為陽

銑曰茲辰謂冬時

豔陽桃李節

喻亂代也豔陽春也喻明君也

皎潔不成妍

善曰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華銑曰風雪比佞人也桃李比

忠直也言未遇至明之時雖忠直之人爲佞者所亂不成其美

代君子有所思

五言 防漸忌滿之戒 翰曰此言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

善曰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

劉歆甘泉賦曰雲闕蔚之巖巖衆星接之皚皚濟曰鄴西有銅雀臺望雲闕言闕高至雲

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層重也蔡邕述征賦

曰皇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良曰層高也言高閣肅然天繡薨結飛霞琰題

納行月

善曰西京賦曰雕楹玉舄繡栢雲楣其泉賦曰珍臺間館琰題王英句曰薨

棟也以五彩飾之似繡連結於飛霞也琬玉也題椽頭也言月過簷頭琬題納引其光也

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徵聲而邛

越善曰蓬壺二山名溟渤二海名齊代邛越四地名銑曰蓬壺仙山溟渤海也色美女也

齊國多美女故進之邛越二陳鐘陪夕讌笙歌

待明發善曰楚辭曰陳鍾按鼓造新歌魏文帝東門行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儀

禮曰歌魚麗笙由庚毛詩曰明發不寐年貌

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壤漏山阿善作絲淚毀

金骨善曰列子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年貌言行與子並列子楊朱曰填耳目之

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傳玄口銘曰勿謂不然變出無聞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絲淚淚之微者金

骨之堅喻親之篤者言讒邪之人但下如絲之
淚而金骨爲之傷毀也張叔及論曰煩寃俯仰
淚如絲兮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齊曰貌容也謂年容一謝不可重少身意歡會
亦有盈歆蟻虬蜉也壤蟻穴土也漏因穴漏水
山阿猶大隄也言大隄之敗在蟻穴之漏金骨
之銷亦在如絲之淚言積微至著

器惡含滿歆物忌厚生沒

善曰

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歆器焉孔子
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北蓋爲宥坐之
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歆中則正滿則
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
試注水實之中而正滿則覆夫子喟然而歎曰
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
生之厚動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
之厚也良曰器歆器也滿則覆是以惡滿也
忌恐也厚生謂厚於生理也言人養
生恐其不厚養既厚矣生理滅焉

智哉衆多

士服理辨昭昧

未叶韻 仲尼曰

善曰莊子冉求問於

曰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郭象曰思求更致不了向曰智哉歎美之辭多士謂羣官也服習理道也言習道可以辨物情之明暗

倣古

范彥龍

銑曰此言從征之義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

善曰楚辭曰增冰峨峨雪千里 翰曰寒

沙風吹故四方之面皆平也飛雪千里言自遠而下

風斷陰山樹霧失交

河城

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

繞城下故號交河濟曰陰山匈奴山名交河

朝驅

善作

左賢陣夜薄休屠營

善曰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

擊匈奴左賢王陣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

也左賢休屠皆戎狄之王號

昔事前軍幕今逐嫫姚兵

善曰漢書

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

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軍又曰霍去病善騎射甫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嫫姚校尉也

向曰李廣為前將軍霍去病為嫫姚校尉也事

逐皆從

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

善曰漢書曰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

狀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者自失道引刀自剄又

曰宣帝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原虜去塞八百

餘里不進上以虎牙不至期逗留不進下吏自

殺音義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遲或
作逗音豆銑曰失道謂失行軍之道遲留謂
稽遲不應期會言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善
此刑法皆至死也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云今天
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道左氏傳王孫
滿曰德之休明翰曰賴蒙也言
蒙我天子同漢王之道日日休明也

雜體詩三十首

并序

江文通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
猶藍未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
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臆芳草寧共

氣而皆悅於菟不其然歟至於世之諸賢各滯
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
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
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况復殊於此者
乎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蔽
是以邯鄲託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此其
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襲古但關西鄴下旣已
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
碧沈浮之殊僕以爲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今作

三十首詩教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

乖商榷云爾

古離別

五臣作別離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

善曰漢書曰鴈門郡有樓煩縣邊塞故曰

關齊曰鴈門山名其上置關

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

善曰淮南

子曰黃泉之埃上為黃雲古詩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江之此製非直學其體而亦兼用

其文故各自引文而為之證其無文者乃他說良曰黃雲謂埃塵與雲相連而黃也蔽暗也何

時還言未還也

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下車

如昨日望舒四五圓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向曰秋露下垂而團言時節速改不

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

善曰古詩曰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蕙香草晚謂衰落也言不惜此草衰落悲歲暮行人道路寒也

君在天一涯臣

作君行在天涯

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

善曰古詩曰各在天一涯又曰與君生別離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曰天涯言遠也瓊樹玉樹也在崑崙山故難見言君行之遠思見之難不異瓊樹枝也

絲及水萍

五臣作萍所寄終不移善曰爾雅曰女蘿兔絲也毛詩曰葛

與女蘿施於松柏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地性也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

依水如浮萍濟曰兔絲草名感茯苓而生萍草依水而長亦猶婦人之附於夫言此心終不

易移

李都尉軍

陵

良曰此詩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

善曰蘇武詩曰我有樽酒欲以贈遠人

良曰踟躕徘徊貌

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

良曰滋多也霰細雨

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

善曰言魚處水而得所我萬里而離

鄉歎魚之不若也毛詩曰河水悠悠釋名曰薦藉也向曰悠悠流水貌魴魚名得所薦謂得其所

而我在萬里結髮作友

不相見

善曰古詩

處
餘里蘇武詩曰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
銳曰結友同心之友言相去萬里不得相見

中有短書願寄雙飛鸞

善曰相子新論曰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

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治家有可觀之辭陳琳止欲賦曰欲語言於玄鳥玄鳥逝以差池古詩

日願為雙飛鷺雙或為南淮南子曰鷺鴈代飛
許慎曰鷺春南而鴈北虞義送別詩曰唯有一
字書寄之南飛鷺文與此同翰曰短書謂小
書也鷺春南飛就暖巢於人家故願以書寄之

班婕妤

詠扇
良曰此
擬新裂齊紈素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

善曰班婕妤怨詩曰
新製齊紈素鮮潔如

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
濟曰紈綺類也圓月陰象取興婦人機織作之具以喻父母

畫作秦王女乘鸞煙霧善曰列仙傳曰蕭史

簫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旦皆
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上游良曰秦

穆公女弄玉能吹簫作鳳鳴聲後隨鳳
乘仙言畫此於扇上以慕之鸞亦鳳彩色世

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日

現如婦怨詩曰常悲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又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附苔向曰言彩色雖可重不可以新而代故涼風至謂秋也言悲秋而輕奔不用也
落在中路
善曰班婕妤好怨詩曰棄捐篋笥中恩而時已涼故零落於中路
君子恩未畢

魏文帝
遊宴

曹丕

濟曰此擬芙蓉池作

置酒坐飛閣遙臨華池

善曰曹子建詩曰置酒高殿土西都賓曰

脩途飛閣魏文帝東門行曰朝游高閣神飈自遠

至左右芙蓉披

善曰曹子建公讌詩曰神飈接丹轂魏文帝詩曰蘭芷生兮芙

蓉披向曰飈風也言天子所處則起神靈之風披開芙蓉之花
綠竹夾清水

秋蘭被幽崖

善作涯竹擅藥夾池水旋兔園曹植公讌

善曰枚乘兔園賦曰修

詩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

月出照園中冠珮相

追隨

善曰曹植公讌詩曰清夜遊西園飛

蓋相追隨翰曰冠珮謂近臣服飾

客從

南楚來爲我吹參差淵魚猶伏浦

五臣作浦聽者未

云疲

善曰古詩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淵魚鱣魚也韓詩

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

濟曰客席之所尊也南楚者託遠言也參差簫也言深淵

之魚聞吹簫之聲亦涌而出況聽者能疲殆乎

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

爲

善曰陸機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

良曰高文綺靡

通遠之才作經小儒之所爲

蕭蕭廣殿陰雀聲愁北林

善曰莊子

曰至陰肅肅也 向曰肅肅也 肅與陰 謂日暮也 雀鳥之摠名 愁北林將棲之時 衆

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李

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銑曰言歡宴之賓既散將何以安慰我心

陳思王

贈友

曹植

翰曰擬贈丁儀王粲等詩

君王禮英賢不恡千金璧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恡惜也 史記曰虞

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良曰君王

謂曹公也英賢謂丁儀王粲等恡惜也

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

善曰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 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傳玄西都

賦曰彤彤朱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向曰闕門也馳道大道也朱宮謂朱樓也

羅列也第宅王侯之宅

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

善曰鄴中記曰

銅雀臺北則冰井臺陸機君子有所思曰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

銑曰魏有冰井臺下有

清池言從容於上見華薄於池中華花也草木叢生曰薄

涼風盪芳氣碧樹

先秋落

善曰論衡曰物至秋而死先榮後落

也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

善曰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

日夕殊不來曹子建美女篇曰青樓臨大路濟曰朝夕望於青閣之上思其來也

褰裳

摘明珠徙倚拾蕙若

善曰毛詩曰褰裳涉溱洛神賦曰或采明珠或拾翠

羽謝靈運鄴中集曰攀條摘蕙草楚辭曰連蕙若以爲佩良曰褰舉摘取徙倚移行貌蕙若

香草也

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瓠

烏郭善曰曹子建贈丁翼詩

曰吾與二三子楊雄解朝曰昔人之辭乃玉乃金王仲宣諫曰吾與夫子義賈丹青說文曰賈善丹也向曰二三子謂丁儀王粲等金賈彫飾也言此子皆以辭義自相彫飾而為美麗

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

善曰吳都賦曰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

宣於延陵端委至德太伯也高節克讓延陵也漢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又曰賈高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銑曰延陵聘上國過徐君心許徐君所佩劍使還徐君已死乃挂劍於墓樹而去季布名義之士楚人重之皆相謂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季布一諾言此二人義信以廣二三子

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

善曰何敬祖贈張華詩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藿與藿翰曰言處富貴不可忘於

貧者有道之士非不在葵藿言以此為戒

劉文學

感遇

楨

齊曰感恩也思其有幸遭遇

蒼蒼山中桂團團

善作團圓

霜露色

善曰言桂露霜露而色不渝身

經夷險而操不易也

劉楨贈徐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良曰蒼蒼桂色團團霜疑

貌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

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風聲一何盛

松枝一何勁廣雅曰緊急也

向曰橘柚在南

國因君為羽翼

善曰橘柚在南雖珍須君羽翼乃貴也楚辭曰后皇嘉橘來服

受命不遷生南國古詩曰人儻欲我知因君為羽翼

此自喻君謂曹植也羽翼謂聲譽因植為已聲譽

謬蒙聖主私託身文

墨職

善曰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劉楨雜詩曰職事相

填委文墨紛消散

翰曰謬誤也聖主謂文帝

也言誤蒙聖恩私及於已

得為文墨之職謂為

平原侯

丹彩既已過敢不自彫飾

善曰古詩曰

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

竊獨自彫飾也

日丹彩猶恩遇既過敢不

勉勵自彫飾也

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

善曰古歌辭曰上金殿

月夜蒙提攜坐

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

善曰

於金殿之側

天地篇曰復為時所拘羈

縲作微臣東京賦曰

洪恩素畜人心同結

良曰微小也言我小臣

受君大恩

不可測度

王侍中

懷德

粲

銑曰懷德謂懷

魏武帝之德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善曰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又曰遠

身適荆蠻翰曰值亂謂董既傷蔓草別方知卓作亂辭帝京謂避亂荆州

秋第杜情善曰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時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秋之杜其葉萋萋王

事靡監我心傷悲濟曰蔓草秋杜詩篇名傷

時敝於嶠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橫善曰嶠函嶠

行旅也嶠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橫善曰嶠函嶠

呂氏春秋燭過曰吳為丘墟西征賦曰冀闕緬

其堙盡良曰嶠山函谷關及秦所造冀闕皆

化為丘墟緬微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善曰

也縱橫謂亂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善曰

日揖謂之擢棹與擢同向曰蟋蟀依桑野嚴

倚棹悵望之意涇渭二水名蟋蟀依桑野嚴

風吹枯若莖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

字鄭玄曰謂蟋蟀毛詩曰蚴蚴

風吹枯若莖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

風吹枯若莖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

者蠅燕在桑野賈逵國語注曰若木晚矣

曰蟋蟀悲秋之蟲也嚴風急風枯莖枯木之葉

喻危鳥音鳥俄在幽草客子淚已零善曰鶴鵲

脫也鶴貫益亦在幽草客子淚已零在幽草謂

鶴鳴于垤鵲亦水鳥故連言之王仲宣從軍詩

曰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鶴鳴毛詩曰有芄者狐

率彼幽草銑曰鶴鵲水鳥名幽草去鄉二善

深草也客子謂祭也淚已零悲亂也

三十載幸遭天下平善曰楚辭曰去鄉離家來

去鄉三十載禮記曰國治而天賢主降嘉賞金

下平翰曰載年也遭逢也

貂服玄纓善曰賢主魏太祖也時祭為侍中故

飾執常伯之職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也

濟曰賢主謂魏武也嘉賞與之遊宴金貂玄纓

侍中之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善曰魏文帝

服飾也

與吳質書曰

時駕而遊北遵河曲曹子建公讌詩朝露竟幾

日飛蓋相追隨良曰飛蓋車蓋也

何忽如水上萍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

濫兮無根王逸注曰自比蘋隨水浮汎乍東乍

西忽疾貌水萍向曰朝露日出則乾人命短促亦猶是焉

前無依託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善曰新

如松栢之有心二者雖貫四時而不改柯葉易葉

既所綏千載垂令名善曰王粲公宴詩曰古人

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翰曰言能覆桶自安故得後世垂令名

嵇中散言

康濟曰言志言本有高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

王曰俗塵詩曰恃愛肆娼

不訓不師楚辭屈原曰蒙世俗之塵埃

良曰言不受師教訓而深遠於俗事

遠想出

宏域高步超常倫

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高步追許由

向曰宏大倫輩

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

池津

善曰莊子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

為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阮籍詩

曰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衡山記曰空青崗有天津玉池傳女擬楚篇曰登崑崙漱玉池

向曰戢匿也琅玕瓊實也言得出大域越常輩同靈鳳匿光景食瓊樹之實飲玉池之水者喻

高潔也

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

善曰莊子曰夫得者時也失者

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
解也又曰欲勉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
又曰堯觀乎華華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
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
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周易曰精義入
神以致用也銑曰有形時也無形順也安時
處順憂樂不及故曰無累養德謂曠哉宇宙惠
以道德自養道德至妙乃通神明

雲羅更四陳

善曰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寓說
文曰宙舟輿所極覆也鸚鵡賦曰

冠雲霓而張羅
之惠如雲之羅列

陳布於四方

哲人貴識義大

雅明庇身

善曰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左氏傳曰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

庇身也

濟曰哲智也言智者貴識義

莊生悟

無為老氏守其真

善曰莊子曰夫虛靜恬淡寂
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至也老子曰見素抱璞河上公曰見素者當
抱素守真不文飾也良曰悟明也莊周老聃
皆道者之流無為任物

天下皆得一名實又相

賓

善曰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

許由天下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

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向曰名者實之賓

言名實又

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愁辛

善曰樂動

帝樂曰咸池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飭之

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眩視憂

悲不敢食一鴈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

養養鳥也銑曰爰居海鳥也昔臧文仲奏咸

池擊鍾鼓具太牢以饗海鳥禮樂雖美鳥聞之

悲愁辛酸此言榮祿信美而康視之亦猶鳥聞

鍾鼓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善曰西征賦曰

之音

無柳季之直道

佐士師而一黜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
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嵇康
憂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魏氏春秋曰初
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
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
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翰曰言
康以直道而被幽繫故以
登爲知人也餘同善注
寫懷良未遠感贈以
書紳善曰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
敬子張書諸紳濟曰謂康寫幽憤之懷
未能遠及真理故感此以贈當
代書紳以爲戒也紳大帶也

阮步兵懷籍

青鳥海上遊鷺

預斯蒿下飛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雖云不可知青

鳥明我心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
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

從青遊蓋取來五音韻之青翔而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為鳥其名曰鵬齊諧曰鵬之徙南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鵬與鸞鳩笑之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為北溟有鳥焉其名為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行九萬里尺鷃笑之曰彼且奚適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司馬彪曰蜩蟬也鸞斯小鳥毛萇詩傳曰鸞斯鴨居鴨居雅鳥也音豫良曰青鳥海鳥也海上蒿下寬隘不同適性逍遙其致一也

各有歸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沈浮各異世阮籍詠懷詩曰鸞斯飛桑榆海鳥運天地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向曰沈謂蒿下浮謂海上各是所游故云不相宜然同得其所故

有歸飄颻可終年沆瀣安是非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逍遙可終

生又曰蕩漾焉可能列子曰信理者亡是非莊
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飄颻蒿下沆瀣
海上逍遙一也銑曰飄颻輕飛貌可終年謂
鶯斯也沆瀣廣大貌青鳥遊於廣大之處亦安
知其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善曰阮籍詠懷
是非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詩曰三楚多秀
士朝雲進荒淫高唐賦曰須臾之間變化無窮
陸雲詩曰知音世所希翰曰朝雲高唐神也
言高唐神乘雲變化為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
其光色當代所希有
微善曰阮藉清思賦曰女娃榮於東海之濱而
翻飄於西山之傍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
名精衛赤帝之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不
反化為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也濟
曰言此幽微
之事難知

張司空

離情

華

秋月映照

善作

簾櫳懸光入丹墀

善曰張華情曰清風動帷簾

晨月燭幽房班婕妤自傷賦曰俯視兮丹墀良日攏檻墀堦也言月映簾檻垂光入於丹堦

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蘭逕少行迹玉臺生

網絲

善曰陸機擬古詩曰佳人撫鳴琴又曰閑夜撫鳴琴曹子建雜詩曰妾身守空閨楚

辭曰皋蘭被徑斯路漸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西有玉臺張景陽雜詩曰蜘蛛

網四屋論衡曰蜘蛛經絲以網飛蟲向曰帷慢也蘭逕謂夾逕蒔蘭也網絲謂蜘蛛網也言

無人行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

善曰張景陽而致此延佇整綾綺萬

彩花也碧滋謂草色翠而滋繁里贈所思

善曰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

里故人心尚爾又曰欲以遺所思翰曰延願頸佇立整理綾綺遠寄於夫所思則夫也

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又曰謂予不

信有如皎日濟曰湛露能潤澤於物喻夫之恩惠皎日謂言誓也願垂思惠信我此心

潘黃門

述哀

岳

良曰謂悼婦詩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

善曰楚辭曰青春爰謝潘岳悼亡詩曰曜

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良曰天機琬璣運時之急速

忽及素秋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

善曰潘岳悼亡詩曰之子歸窮

泉重壤永幽隔銑曰美人謂岳妻重泉深泉也悽愴悲傷也無終畢言不極也

殯宮

已肅清松柏轉蕭瑟

善曰陸機挽歌曰殯宮何曹曹寡婦賦曰虛坐兮肅

墳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良曰蕭

清猶寂寞也蕭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楚辭

瑟風吹松栢聲曰聊抑志而自弭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魏文

帝詩曰所憂非但一齊曰弭由也言尋思哀

念非但一撫衿悼寂寞恍然若有失善曰潘岳悼

長歎息王逸楚辭注曰恍失意也後漢書曰戴

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良曰悼傷也恍

驚視貌言傷此寂寞明月入綺窻髮髯想蕙質

驚視左右有所失也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異同朗月何朧朧

獨無李氏靈髮髯覩爾容古詩曰交疎結綺窻

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蕙蘭類故

變之耳向曰髮髯想見貌蕙質言體質芬芳

如蕭銷憂非萱草永懷寄善作夢寐善曰毛詩

蕙日焉得諼

草言樹之背毛萇曰諼草令人忘憂毛詩曰終其永懷寡婦賦曰願假夢以通靈銑曰萱草草名可忘憂也言岳之此憂非萱草所能消但懷夢寐而已

夢寐復寘寘何

由覲爾

善曰潘岳哀永逝賦曰既目遇兮無兆曾寤寐兮不夢寘寘幽昧也文子

曰慮患於寘寘之外

翰曰寘寘昏闇也

我慙

北海術爾無帝女靈

善曰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

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悵悵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爲戶所閉掣絕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宋王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頃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

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
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
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以視之果如其言
爲之立館名曰朝雲 齊曰自歎無 駕言出遠
見死之術婦無見夢之靈餘同善注

山徘徊泣松銘雨絕無還雲花落豈留英

善曰毛詩

曰駕言出遊鸚鵡賦曰何今日之雨絕

良曰山墳銘碑也雨絕花落喻死而不還

方代序寢興何時平

善曰潘岳悼亡詩曰四節代遷逝又曰寢興目存形

也向曰言日月雖遠起卧思憶情猶未平

陸平原

宦

機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

善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琴操史

魚曰思竭愚志以報塞恩紀潘岳河陽詩曰微身輕蟬翼銑曰儲后太子也機為太子洗馬

言太子之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善曰陸機贈顧彥先

恩被於已曰眷言懷桑梓又赴洛道中作詩曰嗚咽辭密親又永嘆遵北渚

流念辭南蒞音近銜怨別西津善曰陸機赴洛道中

詩曰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馳五臣作驅馬遵淮泗

旦夕見梁陳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陸機從梁陳詩曰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

良曰遵依也淮泗二水名梁漢景帝弟所封國陳曹植所封國

服義追上列矯迹厠宮臣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深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

良曰服義服古人道義上列謂枚乘相如朱轂劉楨應瑒等言我舉迹厠於數人之間

咸髦士長纓皆俊人

善曰毛詩曰鄭玄曰弗者諸侯

黃朱又曰弗大古蔽膝之象黻與弗古字通毛

詩曰蒸我髦士又曰髦士攸宜陸機從梁陳詩

曰長纓麗且鮮尚書曰俊民用章

曰朱黻長纓皆侍臣之服髦亦俊也

銑契闊承

華內綢繆踰歲年

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踰三年又赴洛詩曰託身承

華側李陵詩曰與子結綢繆

也承華太子門名綢繆纏絲也踰越也言見顧

過越於

日暮聊揔駕逍遙觀洛川

善曰陸機答張士然詩曰

歲華

余固水鄉士揔轡臨清川

齊曰揔駕停車也洛川洛水

宿草陵寒煙

善曰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

之年冢上之木拱矣禮記曾子曰

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良曰徂往也拱

木合手之木宿草陳根也行役在路但見墳墓

拱木宿草犯寒煙而已

遊子易感懷

五臣作慨

躑躅還自憐

善曰

劉公幹詩曰平人易感慟陸機道中詩曰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向曰遊客感此拱木宿

草易爲既歎躑躅不安貌自憐自哀憐

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

善曰楚辭曰三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飈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

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銑曰三鳥者楚辭本屬當時所見無定名也言我寄言此鳥申其

離思豈空然哉

左記室

史詠

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一名括

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每生每福也黃書曰每福一朝棄妻

姓為吳市門卒翰同善注百年信在華何

用五臣苦心魂善曰張華勵志詩在華代謝

何為苦也濟曰荏苒少時也言人百當學衛

霍將建功在河源善曰衛青霍去病陸賈

之境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唯海原也

良曰衛青霍去病皆漢將立功於西域河源即

域珪組賢君眄青紫明主恩善曰漢書夏侯

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向曰珪

玉組綬也青紫綬色賢君明主皆天子也眄顧

恩惠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善曰漢書終

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又曰賈誼為傳

支帝悅之起遷歲中至太中大夫銑曰尊達

謂見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善曰左思詠史詩曰金張藉舊

業七葉珥漢貂又曰朝集金張館幕宿許史廬漢書劉向曰王氏乘朱輪華轂翰曰金日磾

張安世並累代仕漢故云貂冕許皇后王侯貴史良娣之家並盛為奢侈故云乘華軒

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善作娛飛蓋東都

門善曰張景陽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疎濟曰片議

謂婁敬議都而封奉春君一言謂田千秋一言而登鄉相歡宴娛樂也飛蓋東都門謂供帳以

送疎廣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善曰曹子建贈徐幹詩曰

顧念蓬室士趙政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

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良曰顧念念其意才也

張黃門雨恹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

善曰曹子建情詩曰微陰翳陽景張景陽

雜詩曰川霞啓陰期又詩曰階下伏泉涌良曰陽景日也丹霞赤雲也蔽障也綠水色也陰

氣盛故

水鶴巢層甍山雲潤柱礎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鶴水

鳥將陰雨而鳴巢層甍未詳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礎也音楚銑曰層高也

甍屋棟木也礎礎石雲起則石潤亦陰氣相感也

有弁

五臣作渾興春節愁

霖貫秋序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有弁興南岑王仲宣有愁霖賦良曰有渾雨師也

貫達也言雨起春節而達秋不歇

燮燮涼葉奪戾戾颼風舉高

談

五臣作譚

玩四時索居慕儔侶

善曰楚辭曰溘颼風余上征曹子建

求親親表曰高談無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慕儔侶齊曰變變猶漸也奪落疾急慕思也言秋葉漸落急風斯起譚玩四時之事思散居之儔侶

青苔

五臣作苔

日夜黃芳蕤成宿楚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青苔依空

牆又詩曰密葉日夜疎又詩曰芳蕤豈再馥又

詩曰荒楚鬱蕭森說文曰芳蕤草木華盛貌

良曰苔草梢也蕤蕤也宿楚叢木也歲暮百慮

言青苔漸黃蕤成叢木歎歲月將盡

交無以慰延佇

善曰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延佇向曰慮思也百

思言不一交謂交於心也延久佇待

也言交人不來無以慰我久待之情

劉太尉

傷琨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卒後贈太尉良曰此擬贈盧湛詩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

善曰劉琨答盧湛詩曰厄運初遘陽九在

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會也
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楚詞曰望時風之清
激愈氛霧其如塵銑曰皇大也九陽數之極
有災橫氛霧喻亂賊也言大晉
遇此陽九之災而亂賊橫叛

秦趙值薄蝕幽

并逢虎據

善曰薄蝕虎據喻羣盜也京房易飛

蝕者名曰薄戰國策蘇秦說楚威王曰王興師
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據也
姚泓所據趙石勒所據幽州段匹磾所據并州
劉琨所領值亦逢也薄蝕喻亂賊侵晉虎據喻
威武
之盛
伊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驚
善曰劉琨勸進
表曰荷寵三世
左氏傳曰遠啓疆曰寵靈楚國劉琨詩曰鄧生
何感激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
濟
曰言我蒙天子神靈寵愛故
雖無六奇術冀與
感動激發循此馳駘於軍戎

張韓遇

善曰漢書曰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

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凡六出

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良

曰陳平有六奇之策張張良韓韓信言我雖無

此六奇之術冀

同三賢遇漢高

甯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

子曰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大田高誘

曰大田官也向曰甯戚扣角歌商聲於齊門

相公遇而舉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

之以爲田官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

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

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

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

無猜貞也銑曰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

言此是冒觸險難

論語陽虎曰日月逝矣盧諶贈崔溫詩曰古人

非所希翰曰逝往也言我愧無荀甯之度量

飲馬出坊瀟北望沙漠路

竊行盧諶贈崔溫詩

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濟曰濠城千里

池沙漠北方也言傷晉亂意欲平定天下

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懣五臣作滿撫枕懷

百慮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白虎通曰天子崩哀痛憤懣劉琨重贈盧諶詩曰中

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爲至安在我延佇良曰蕭條遠也白日隱寒樹

喻年老也投袂猶奮袂憤滿功名惜未立玄髮

已改素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

藻玄髮吐素華向曰謂時哉苟有會治亂惟

未能匡復晉室而髮已白

冥數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冥會冥幽冥也

數曆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
烏丸論曰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銑曰言太
平之時且當有運會治亂之道
冥昧亦有定數然非我所知

盧郎中

感

諶

大厦須異材廊廟非庸器

善曰盧諶答魏子悌
詩曰崇臺非一榦珍

裘非一腋潘岳在懷縣詩曰器非廊廟姿爾雅
曰庸常也謂非凡常之器 翰曰厦大屋也構
此大屋必須瑰異之材廊廟喻宰
臣也言宰臣不可以任庸常之器 英俊著世功

多士濟斯位

善曰左氏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
有官族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多士

成大業羣賢濟弘績 齊曰英俊之人著
立濟世之功衆多之士共佐天子之位 眷顧

成綢繆迺與時髦匹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盧
諶詩曰也蒙時

眷以成親密得與當時髦俊為匹偶如婦人不

虛五臣作契闊豈但一善曰盧諶贈劉琨詩曰申

恩由契闊生魏文帝詩曰所憂非但一向曰

姻媾謂謀妹嫁琨弟契闊謂同遭亂殺其父母

豈但一言非一事也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善曰盧諶

詩曰共更飛狐厄又曰在厄每同常慕先達槩

險銑曰言險厄情同是以不憂

觀古論得失善曰槩志節也馮衍顯志序曰追

也言我慕先達節槩之人馬服為趙將疆場亦

以觀得失則馬服信陵得清謚善曰史記曰趙奢大破秦軍秦軍解而

得清謚走遂解闕與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

為馬服君左氏傳魯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而備其不虞爾雅曰謚靜也濟曰趙奢號曰

之

之

馬服君為趙守邊疆界
清靜秦兵不敢東闕
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

出
善曰史記曰魏公子母忌號信陵君秦昭王
進兵圍邯鄲公子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

救邯鄲存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
趙日夜出軍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

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破秦
軍於阿水乘勝逐秦至函谷關抑秦兵不敢出

也
良慨無幄中策徒慙素絲質
善曰范曄後
同善注

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淮南子曰
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

曰閔其化也
向曰慨嘆也幄中謂帷中陳謀
策素絲隨染而變人隨善惡而遷言歎無帷幄

之謀而能從善
遷變故云慙也
羈旅去舊鄉
五臣作京
感遇喻
五臣作踰

琴瑟
善曰盧諶贈崔溫詩曰羈旅及寬政委質
言詩遇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恩遇過於琴瑟之和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

善曰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尚書曰君子所其無逸翰

曰杞梓美材也自顧非美材勉力之戒在無逸裕而已更以畏友朋濫吹

乖名實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曰

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栗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

乃逃或云韓昭侯嚴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莊子曰堯讓天下以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為

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齊曰此言無能濫在現下名過其實也

郭弘農遊業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王璞卒後贈弘農太守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草鍾山出

靈液楚詞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王逸曰崦嵫山也海濱即海中三山也良曰

靈草芝草也濱涯也奇石可食
而仙謂安期鍊五色石是也偃蹇尋青雲隱

淪駐精魄善曰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揆異人

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
向曰偃蹇緣高貌隱淪謂絕迹也駐留也精魄

魂魄也不去
其身則不死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善曰道

之士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

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

令我一見死人我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

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恨恨
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爲戶所閉掣絕而去
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聞見婦指蓋下有衣裾
神仙傳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
遂授以丹經漢書曰燕齊之方士傳玄求山膏

日王道人也丹經九轉之法方士術士也

玉液謂朱霞入窓牖曜靈照空隙善曰十洲記

說文曰隙壁縫也翰曰曜靈傲睨摘木芝陵

波采水碧經曰江賦曰水夷倚浪以傲睨本

微步江賦曰水碧潛泯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

郭璞曰碧亦玉也濟曰傲睨縱誕貌木芝紫

芝別名木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永得安期

術豈愁濛汜迫善曰神仙傳曰若士謂盧敖曰

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列仙傳曰安期先生

自言千歲楚辭曰出於暘谷次干濛汜濟曰

矯掌舉手也煙客仙人也安期古仙人術仙方

池濛汜日入之處言得此仙方不愁歲月迫於

濛記

張

五臣作孫廷尉述

綽

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

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自己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竊冥未有形兆良曰天地未分曰太素吹萬謂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

寂動苟有原因謂殤子天

善曰

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爲天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南郭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向曰

其分因謂彭祖為壽殤子為夭道喪涉千載津

梁誰能了

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

喪道道不好世故曰喪耳

銖曰涉歷也津梁

喻道也

了明也言淳化之喪已歷千載其於至

道誰明

達也

思乘扶搖翰卓然陵風矯

善曰莊子齊

之徒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

萬里司馬彪曰齊諧人姓名也搏團也扶搖上

行風也園飛而上者若扶搖也毛詩曰如飛如

翰鄭玄曰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廣雅曰

矯飛也

翰曰扶搖風之名也卓高靜觀尺捶

矯舉也思乘此風而高舉也

翰飛也

義理足未嘗少

善曰莊子曰一尺之捶日取其

相應於身無窮司馬彪曰若其可折則常有兩

若其不可折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濟曰

捶杖也言一尺之杖分五寸為夜五寸為晝晝陽也主生夜陰也主死晝復夜死復生雖一尺之杖無有窮時

問問秋月明憑軒詠堯老

善曰

篇曰問大明俱永切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堯老堯及老子玄宗之太師故莊生稱之良曰問問明也憑依軒檻也詠浪迹無蚩妍然後歌也歌唐堯老子之道德

君子道

善曰晉戴逵栖林賦曰浪迹穎湄棲景箕岑文賦序曰妍蚩好惡也向曰浪

放蚩醜妍好也言放迹混然無醜好乃得為君子之道

領略歸一致南山

有綺皓

善曰王文度贈許詢詩曰吾生挺奇幹領略摠玄標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廣

雅曰略要也周易子曰一致而百慮漢書曰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

商洛山也四皓隱所交臂父變化傳火乃薪

草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郭象曰夫變化不可執

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則此亦可哀者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莊子秦失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郭象曰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盡生也翰曰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傳不滅如人彊求不絕死則不可得納養之中則命續而不絕

思清曾中去機巧

善曰許詢農理詩曰疊疊玄思得濯濯情累除莊子曰子

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澆澆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

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
如決滂名曰桔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
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
機心機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
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也子貢慙俯
而不對濟曰甕甕勉也玄遠也言勉力遠思
清靜之道去機巧於情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
府之中則與道相合
鳥善曰莊子曰吾喪我郭象曰吾喪我我自忘
矣我自忘天下何物足識哉又曰海上有人
好鷗鳥者旦而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至者百
數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遊試取來吾從玩之曰
諾明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良曰昔有人
游於海上與鷗鳥相狎不殊於鷗鳥言彼我忘
懷則禽獸
不懼於已

許徵君自序

句善曰晉中興書高陽許

士皆欽愛之

向曰序謂述隱居之意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像

互臣作象

善曰莊

曰曾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
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
懸薄無不趣義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
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
內向曰象法也張毅是闇內治之幾微
單豹是不明外治之法此皆偏而不廣
排冥筌冷然空中賞
善曰筌捕魚之器言魚之
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
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冷然涉空得中而
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五日
而後反司馬彪曰冷然涼貌也郭象莊子注曰
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
唯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翰曰真
理筌迹也冷然輕舉貌循於環之四邊則終始

無極若處其環空中則寂然不移言理遣此弱

喪情資神任獨往

善曰莊子曰予惡乎知惡死之

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郭象曰少失其故居為

弱喪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

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

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

顧世 所養丹葩曜芳蕤綠竹陰閑敞

善曰隈曲也賈

逖也廣雅曰葩華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閑

敞西征賦曰散紫極之閑敞良曰藥仙藥之

草屬也閑 意勝不覺凌虛上荆需敷鮮

風石室有幽響

善曰偏窻門子也陸機詩曰赤松

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也

向曰落茗遠也寄

意謂所寄至道之意勝謂勝於俗情也言至道

既勝不覺如乘空而上也櫺星栢也激射也

去

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

善曰陸機招隱詩曰稅駕從所欲李蕭遠運命

論曰得與失孰賢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客心非

外獎小雅曰獎勸也銑曰言去從所欲之至

道得失由心非

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

善曰莊子

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

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

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

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

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

矣吾無與言也

翰曰至極也極哉歎之也有

聖人汚漫其鼻匠石操斤斲之汚盡而不傷鼻
是二人相明故曰重明固謂固如是朗明也

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善曰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

名利不成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

濟曰養生有五難一曰喜怒二曰聲色三曰滋味四曰神浮五曰消散塵網喻世事言脫落五

難超絕去世事

殷東陽興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言曰蘊積也

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蘊真誰為傳良曰萃聚也言陵晨觀望萬

物並聚於目中悠悠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

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向曰途高亮明也言

雲天既高復與青松挺秀萼重苞出喬樹廣雅

適我心者相遇曰秀美也鄭玄詩箋曰承花者曰鄂鄂與萼同銑曰青松喻真性萼花惠媚喬高也極

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

務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緬邈也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滓殿也謂鄙穢左氏傳曰叔向拂衣

從之銑曰眺視緬遠瑩磨滓穢也言遠視山水瑩磨滓穢而解塵俗之事求仁既

自我玄風豈外慕善曰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漢書灌嬰曰侯自我得

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謝靈運憶山中詩曰得性非外

求翰曰求為仁道則從我直置忘所辛蕭散身玄遠之風豈在外慕而得

得遺慮

善曰淮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嶺溪行詩曰觀此遺

物慮

一悟得所遣

齊曰蕭散空遠也言直置

專一忘其所主者道之本也能縱心空遠遺其

思慮者

則近之

謝僕射

覽

混

信矣勞物化憂衿未能整

善曰左氏傳商臣曰信矣莊子曰天不產

而萬物化又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也良曰衿心整齊也言信勞天地化生而憂心未能與

物齊

薄言遵郊衢揔轡出臺省

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家語子

也

曰善御者正身揔轡也

向曰衢道也以心不

能齊物將遵郊外之道而散情慮故持轡出省

而往

妻妻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時菊曜巖阿雲

霞冠秋嶺

善曰毛詩曰秋日淒淒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子曰寒已吾志郭象曰寥

然空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潘安仁河陽詩曰時菊曜秋華銑曰淒淒寒風也寥寥高淨貌

言時既清明中心覺悟亦長遠也品阿山曲也嶺山也言雲霞如冠戴於山

良辰徘徊踐落景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

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行淮南子曰至道無爲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

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離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

各反其始歸根則靜也翰曰眷然顧戀貌辰時也落景日暮時也卷息舒散也萬緒言多也言息散動復其理雖多然皆同歸於靜

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

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

曰言年歲已晚也所秉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子秉心鄭玄曰秉執也濟曰曾則迫近也桑

榆日將落喻年老言我雖老明歸靜之理故任時運所執舟壑不可攀忘懷

寄匠郢

善曰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也藏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量者或

能取之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良曰藏舟于壑人謂之固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攀止也亦如人生於世自以爲固四時遷運不可留止郢人以堊塗鼻端使匠石斲之堊盡而鼻不傷此言忘懷於相知

陶徵君

贊

卷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言曰臯以舒繻風俗通曰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向曰苗五穀之苗臯澤也阡陌田之封疆雖有荷鋤倦

濁酒聊自適善曰陶潛詩曰晨興理荒穢希自荷鋤歸又曰雖欲揮手歸濁酒聊

自持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非埳井之蛙與郭象注曰自適其志

者也銑曰言雖有荷鋤之勞以酒自樂亦足適散日暮巾柴車路閣光

已夕善曰歸去來詞或巾柴車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翰曰巾飾也柴車羸車也閣

夕皆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廉隙善曰歸去來夜也日稚子候門

濟曰稚子小子也言還晚望火而問君亦何為

歸小子候望檐隙之間隙門穴問君亦何為

百年會有役善曰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陶潛詩曰懷役不遑寐

良曰問君謂自舉以闕以荅何爲但願桑麻成

辛苦荅云人生百年皆有勞役但道

蠶月得紡績善曰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

公文伯之母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善曰方

紡績不懈本也謝靈運田南詩曰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

蹤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向曰

言我宿素之心但願幽靜同蔣誦開三逕望三益之友而已

謝臨川山遊靈運

江海經邅迴山嶠備盈缺善曰楚辭曰入教浦

銳而高曰嶠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山行非前期

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旦遂復經盈缺春秋元

命包曰月盈而闕者詘鄉尊宋均曰詘還也尊

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平明登雲峯杳與巖

霍絕

善曰謝靈運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酬惠連詩

曰戒迹入雲峯又初發石首城詩曰息必廬霍期翰曰靈境即會稽也言我賞心此山謂懷

仁者之意非空設而已廬霍二山名言所登之山杳然高絕於此二山碧障五臣作璋

長周流金潭恒澄澈

善曰碧障出碧之鄣即玉山也山海經曰耿山多水

碧思玄賦曰歷衆山以周流上林賦曰步欄周流臨海記曰白石山下有金潭金光煥然濟

曰碧玉也障小山也周流長遠貌潭水桐林帶

晨霞石壁映初晰

音折也之逝切今協韻以爲之舌善曰說文曰昭晰明

切良曰言霞與桐林相映也初晰謂日出之光石壁照之而明乳竇既滴瀝

丹井復寥次

音血

善曰謝靈運山居賦曰訪

過銅山詩曰乳竇夜洳滴說文曰滴瀝水下滴

瀝也抱朴子曰武陵舞陽有丹砂井王逸楚辭

注曰次寥曠蕩空虛靜也向曰乳鍾乳也竇

穴也滴瀝乳垂貌丹井朱砂井也寥次深也

岳嶠轉奇秀峯峯還相蔽赤玉隱瑤溪雲錦被

沙汭

若拙反

善曰說文曰岳山巖也五咸切

峻貌上林賦曰赤玉玫瑰也思玄賦曰輟瑤溪

之赤岸海賦曰雲錦散文於砂汭之際銑曰

岳嶠峯峯並山勢不齊貌赤玉寶也瑤溪玉溪

也汭岸也言沙石之文五色如雲錦被於岸

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逝

常列善曰蜀都賦

雅注曰鼯鼠狀如小狐亦謂之飛狴聲如人南

中氣候暖朱華凌

五日作陵

白雪

善曰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南州實

炎德桂樹凌寒山王逸楚辭注曰南方冬溫草木常華

而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

善曰莊子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

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朴少私寡欲其生可樂死可以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

而行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良曰建德國名在南越禹穴夏禹藏圖書之所

言遊觀奇異於此

身名竟誰辨

善作圖史終磨滅

善曰謝靈

運入華子崗詩曰莫辯百世後又曰圖謀復磨滅

之圖史終

且泛桂水潮映月游海滋

善曰楚詞

見磨滅

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乘月弄

攝生貴處

順將為智者說

善曰謝靈運還湖中詩曰寄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處順故

安排又石門詩曰匪為眾人說莫與智者論
翰曰安時處順憂樂不入是攝生之理言我將
為智者陳
說此道

顏特進

侍宴

延之

太微疑帝宇瑤光正神縣

善曰淮南子曰太微者天一之廷孔安國

尚書傳曰疑成也魏都賦曰耽耽帝宇周禮曰
匠人建國畫象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
朝夕鄭玄曰極星謂北斗也廣雅曰北斗第七
星為瑤光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
神州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
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
濟曰

以定神州赤縣南北之正按曰蘇書史相者

聞見善曰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爲楚室尚書序

安國曰欲以爲都也良曰揆度粲明也度日

所損明書於史相視也都謂丹陽也言此都華

於所聞者列漢構仙宮開天製寶殿桂棟留夏風

蘭橈停冬霰善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楚詞曰

上至天漢蘭木蘭也橈椽霰雪也青林結冥濛丹巘被五臣

舊善曰吳都賦曰廻眺冥濛毛萇詩傳曰巘小

山樹也冥濛葱山雲備卿霽池卉具靈變善曰

舊山樹之色

尚書

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當爲慶

魏文帝東閣詩曰高山吐慶雲西京賦曰濯靈

芝之木柯陳思王靈芝篇曰靈芝生玉池重陽

銑曰卿霽瑞雲也卉草也靈變異狀也

善作

集清氛

善曰楚詞曰集重陽

觀清都西京賦曰恣意所幸下輦成宴尚書曰

玄德升聞玄猶聖也翰曰上為陽而清澄亦

言上至天邊就幽處而宴

驚望分寰隧矚目

盡都甸

善曰寰猶畿也穀梁傳曰寰內諸侯周

也

齊曰驚望謂馳目遠望寰域

氣生川岳陰

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欄

善曰

魯靈光殿賦曰中坐正景禮記曰侯伯佩玄玉

而朱組綬上林賦曰步欄周流長途中宿說文

曰造雜字如此左氏傳曰楚子玉為瓊弁玉纓

未之服也齊曰中坐謂坐中也朱組瓊弁衣

也步欄謂長廊也禮登仁睿情樂慶延皇耶

善曰爾雅曰登成也又曰佇久也謂久留也禮

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延引也

良曰禮成樂闋賓客將散測恩躋踰五臣逸公

故延佇天子之情而顧眄測恩躋踰作愉逸公

膝槽浮賤善曰爾雅曰測深也愉逸耽樂縱逸

匡衡無階朝廷隨牒在遠方說文曰槽不明也

浮賤浮名微賤也禮記曰耻名浮於行向曰

躋登愉樂槽慙也言天子賜深恩得榮重餽兼

登樂逸自顧為隨牒之任慙其浮賤榮重餽兼

金五臣作序巡華過盈瑱齊王餽兼金一百而

不受盈瑱盈尺之玉也說文曰田父得寶玉至

尺吳都賦曰尺璧有盈淮南子曰崑山之玉

銑曰瑱璧也言蒙天子賜侍宴其於敢飾輿人

榮華重兼百金過於盈尺之璧

詠方慙綠水薦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

謀吳都賦曰樹以青槐亘以淶水淮南子曰牙

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翰曰晉侯

聽輿人之頌言我敢飾舊事而獻此詠

然後終慙古人綠水之詩綠水古詩也

謝法曹

贈別

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

而拙切善曰謝靈

運富春渚詩曰赤亭

無淹薄獻康樂詩曰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方

濟曰赤亭亭名浦陽江口名水涯曰汭

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

善曰謝靈運訓惠連詩

千里別古曲名言與爾雲山

良曰

異隔豈惟古人有千里之曲

臣

作淚猶在袂入

停

望

極

浦

弭

棹

阻

風

雪

善曰

袂說文曰：「袂，袖也。」楚詞曰：「望涔陽兮極浦。」

惠連獻康樂詩曰：「停楫阻風，波毛蕞。」詩傳曰：「弭止也。」

也。阻風，雪也。風雪既經，時夜永起。五臣懷思汎濫，言當時也。

北湖游茗亭南樓期。善曰：謝靈運詩序曰：「中又序曰：南樓中望所遲客。」

游南樓期謂却敘前事也。茗亭樓高貌。點翰詠新賞，開袞瑩所疑。善曰：謝靈運答惠連詩曰：「翰曰：翰筆也。袞，書衣也。」

瑩磨也。疑謂有所不決。摘芳愛氣馥，拾藻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善曰：毛詩曰：「桑之落其葉沃若。」

詞曰：「質銷鑠以灼灼。」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濟曰：「沃若，盛也。言草木滋繁，則反枯槁。人事至。」

濟曰：「沃若，盛也。言草木滋繁，則反枯槁。人事至。」

濟曰：「沃若，盛也。言草木滋繁，則反枯槁。人事至。」

濟曰：「沃若，盛也。言草木滋繁，則反枯槁。人事至。」

盛亦畏銷鑠
謂衰散也

子衿怨勿往谷風誚輕薄

善曰毛詩曰青

青子襟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序

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良

曰子衿谷風皆詩篇名刺風俗

共秉延州信無

慙仲路諾

善曰延州信謂挂劍也

向曰秉執

挂於壟上子路無宿諾

言執信不慙此二人

託

善曰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云秀謂芝

草也禮記曰其人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貫四

時而不改柯易葉韋昭漢書注曰竹皮筠也于

貧切

竹箭言情志託

所託已殷勤祇足攬懷人

善曰

此芝筠之芳堅

運詩曰簡復惠來章祇足攬余思毛詩曰嗟我

運詩曰簡復惠來章祇足攬余思毛詩曰嗟我

志今行嶠嶠外徂思至海濱善曰孔聖會稽記曰始寧

縣西南有嶠山剡縣有嶠山陸機赴洛道中詩

曰朝徂銜思往尚書曰海濱廣斥嶠他乎切嶠

食證切濟曰嶠覲子杳未儻簡款睇在何辰

善曰孔安國尚書曰儻見也字林曰款誠也意

有所欲也廣雅曰睇見也良曰杳遠睇視也

言我觀子遠未能相見款視知在何時雜珮雖贈疏華竟無陳善

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疏華瑤華也

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向曰

雜結也言結芳草為珮折疏麻之華以贈離居竟無陳謂無所寄無陳心恂玄

勞旅人豈遊遨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皋善曰

毛詩曰

謝又曰馳驚乎江皋銑曰恂憂也羈旅在此

文選三上
卷二

非為遨遊但避風雪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

耳霽晴也臯江曲也善曰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解纜及流潮又訓

惠連詩曰幽居復鬱陶哀思也言解纜望前行之煙景若離遠末響寄

徒迴顧憶所懷而哀思

瓊瑤善曰瓊瑤謂玉音也相去既遠後可附音信也投我木挑報之

書也

王徵君養疾微五臣作微銑曰此詩彼

窈藹瀟湘空翠澗澹無滋善曰窈藹幽靜貌瀟湘二水名翠澗色言此澗水澹然無滋味寂歷百草

之滋潤良曰窈藹幽靜貌瀟湘二水名翠澗色言此澗水澹然無滋味

梅欬及鴉鷄悲善曰寂歷彫疎貌說文曰晦盡也

之晦歎吸疾貌楚辭曰鵙鷄嘲晰而悲鳴向

曰寂歷閑曠貌晦闇也歎吸清陰往來遠月華

散前埤鍊藥矚虛幌汎瑟卧遙帷善曰說文曰鍊

與練古字通又集略曰幌以帛萌窓也文賦曰

同朱絃之清汎朱絃瑟絃也銑曰清陰日也

撫瑟也遙遠也惟謂山中水碧驗未黷金膏靈

詎緇善曰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

曰示汝黃金之膏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翰

曰水碧水玉也與金膏並仙藥其靈驗未可得

而緇黷也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善曰楚辭

今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阮籍詠懷詩曰蕩漾焉

可能濟曰北渚謂所居之北帝子娥皇女

英蕩養言隨波上
下不可與之結期
淮南子曰悵然若有所亡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又曰杼中情而屬詩良曰悵然失志貌言失志山中抱其病疾而屬綴此詩

袁太尉

從駕

淑

向曰爲御史中丞時從宋高祖拜廟并祭南郊之作

官廟禮哀敬粉邑道嚴玄

善曰顏延年拜陵廟詩曰哀敬隆祖廟粉

粉榆社也漢書

幽遠也謂神道幽遠也

高祖壽豐粉榆社說文曰玄

致敬漢豐邑有粉社宋漢之子

孫故祭粉社之道可敬而遠

致敬漢豐邑有粉社宋漢之子

恭絜由明祀肅

駕在祈年

善曰

毛詩曰敬恭明祀又曰祈年孔

祭祈求也言郊

召走登季月戊馬藥行川

善曰

國書傳曰登升也非猶也曰冬令月所行

車名甘泉賦曰乃登鳳皇兮翳華之行川所行

之川也行猶道也濟曰詔徒謂告衆也季月

九月也鳳鳳蓋也藻文彩也言鳳蓋散文彩於

所行雲旆象漢徙宸網擬星懸善曰高唐賦曰

之川畢也西京賦曰天畢前驅薛綜曰畢網也象畢

星魯靈光殿賦曰浮柱昭端以星懸良曰旆

雲旗也言侍從部伍象天漢迴移也朱擢麗寒

宸網謂天子車上珠網如天星之懸朱擢麗寒

渚金鉸無映秋山善曰朱擢以朱漆飾擢也蔡

廣各五寸向曰擢憶竿也鉸馬飾也高

麗映謂照曜也寒渚秋山所遊之處羽衛藹

流景綵吹震沈淵善曰羽衛負羽侍衛也綵發

川鱗介也銑曰羽衛羽葆護衛天子也藹映

也流景日也綵吹綵衣人吹簫管震動深淵也

也

也

辨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壘

善曰禮記曰天子五

詩以觀民風孫卿子曰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

斷銑曰辨陳也謂太師陳詩以觀京國之風

籍謂聽斷之書鑑視萌五臣

也視都壘之冤屈

作也謠響玉律邑頌被

丹絃善曰沈約宋書曰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

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

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顏延年曲水

詩序曰途歌邑誦尚書大傳曰大琴朱絃蔡邕

琴賦曰丹絃既張八音既平翰曰昨田人言

采田人之歌邑老之頌文軫薄桂海聲教燭冰

以考玉律朱絃之樂

天善曰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

海孔安國曰薄迫也言至海也南海有桂故

云桂海上林賦曰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泂瀟之

因以為名積水也濟曰軫車也桂海南極水

天北極也言文軌聲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遙

教之盛迫照遠方善曰禮記曰笏諸侯以象顙延年觀北湖田牧

詩曰溫渥及輿隸和惠屬後筵良曰頒布也

上笏謂大夫之爵言天子和澤布及大臣而恩渥遍浹於下席幸侍觀洛後豈

慕巡河前善曰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東觀乎

經鉤命決曰舜即位巡省中河錄圖授之向

曰湯觀洛得黃魚之瑞堯居河濱神龜負圖而

至言我有幸得侍從觀服義方無沫展歌殊未

洛豈慕前君巡河之美宣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深沫亡是切廣雅

也言舒展詩曲作為雅樂者也銑曰言我服

天子道義無已雖舒展歌詩未能宣其美化

謝光祿

郊遊

莊

肅舫出郊際徙樂

五臣作藥

逗江陰

善曰楚辭曰乘舫余上沅兮

齊吳榜以擊汰王逸曰舫舩窓牖也徙樂行樂也說文曰逗止也

江岸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沈沈

善曰上林賦曰沈沈隱隱

濟曰藹

藹盛貌沈沈深靜貌

涼葉照沙嶼秋榮冒水潯

善曰劉琨林吳都賦

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也說文曰潯水傍也

水畔

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

善曰松枝可以為架故因謂之

架馬

濟曰松橫生曰架風散則

靜默

五臣作然

絲野四第亂曾岑

善曰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

鏡睇皆視也。綽遠曾高也。言四面視高岑遠野而亂於目。氣清知照。

露華識媛音雲裝信解黻煙駕可辭金。善曰雲裝雲衣。

也。蒼頡篇曰：紱，綬也。黻與紱通。煙駕，煙車也。金印也。良曰：氣清露華，謂秋時則鴈度，媛音

稱哀也。雲裝，仙人以雲霓爲裳也。黻，冕也。言見此仙道可解黻辭榮以從之。始整丹

泉術終覲紫芳心。善曰：抱朴子曰：黃帝南到負隴采若乾之華，飲丹，靈之泉。

外國圖曰：負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紫芝也。鄒潤甫遊仙詩曰：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

向曰：整，信也。丹，泉丹。行光自容，喬無使弱思侵。

靈之泉，飲之不死。善曰：楚辭曰：雲期兮電驚，儵忽兮容裔。銑曰：神不滅曰行光，容裔自在貌。弱思謂俗事言我

神之不滅而得自在，故不使俗事侵害。

鮑參軍行 昭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

善曰呂氏春秋傳曰文王飾其辭令幣帛

以禮豪士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

百鎰白璧一雙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春秋

孔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

鄭玄毛詩箋曰為龍為光言天子恩澤光曜被

及者也 翰曰豪士權勢之人枉盈尺之璧 徇

以聘之亦不顧矣言小人重禮遇之恩光

義非為利執羈輕去鄉

善曰莊子曰彼所徇仁義則俗謂之君子又曰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禮記曰執羈

勒而從勒音的楚辭曰去鄉離家來遠客 濟

曰屈身從物曰徇節士徇義不求利 孟冬郊祀

也執羈謂執羈勒從軍而去鄉也

月殺氣起嚴霜 善曰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

侵盛陽氣日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良曰十月郊祀以報農稔也殺氣寒氣也

栗不煖軍士冰爲漿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渴飲
堅冰漿向曰不煖猶不

煮軍士皆以冰爲漿晨上城臯坂磧礫皆羊腸善曰薛綜
東京賦注

曰旋門坂在城臯上林賦曰下磧礫之壇高誘
呂氏春秋注曰羊腸其山盤紆似羊腸向曰

城臯坂名磧礫小石也羊腸言坂勢屈曲寒陰籠白日太谷晦蒼蒼

善曰夏侯湛秋賦曰陰籠景而下翳曹植贈
白馬王詩曰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爾雅曰

霧謂之晦郭璞曰蒼蒼昏冥也銑曰寒陰
寒雲也籠蔽也大谷谷名晦暗也蒼蒼晚也

徒稅征駕倚劔臨八荒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
息徒蘭圃法言曰仲尼

之駕稅矣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爲輿負天爲蓋
長劔耿介倚天之外甘泉賦曰八荒協今萬國

諧翰曰徒衆稅舍倚佩也鷦鷯不能飛玄武

言息衆舍駕佩劍視八荒

伏川梁善曰鷦鷯狀似鳳皇身禮戴信嬰仁膺

玄武縮於殼中今騰蛇蜿而自糾濟曰鷦鷯

鳥也玄武龜也言寒不能飛伏於川梁之下

鍛翻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

行藏善曰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

幾敗乃公事韋昭曰豎猶小也論衡曰能說一

經爲儒生論語子謂顏淵曰日用之則行捨之則

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良曰殘翻自喻也由時

謂雪霜之時也言感此雪霜暫自傷結豎小兒

木上人怨

善曰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

祖命使還俗本姓湯氏上人則沙門
向曰沙門惠休姓湯氏上人則沙門
之尊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

未來

善曰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
殊不來銑曰西北曰不周風楚客屈原

也悠哉失志貌碧雲青露彩方泛豐月華始徘徊

徊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
流光正徘徊翰曰泛豔浮光貌寶書為

君掩瑶琴詎能開

善曰道學傳曰夏禹撰真靈
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

南和丹縑封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
曰寶書真經也為君掩言朋友不至無與披翫
也瑶琴玉琴也言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
無人能開匣而彈

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河

南悵望子虛賦曰楚王乃登雲陽之臺齊曰

巫山陽臺皆楚地名以神女喻膏鑪絕沈燎綺

朋友也相思悵望皆憂煩貌

席生浮埃善曰鑪熏鑪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

酒賦曰綃綺為席犀象為鎮良曰膏燈也鑪

香鑪言皆沈滅而不薰燎宴樂之席皆生塵埃

桂水曰千里因之平生懷善曰言因桂水以通

潺湲李陵詩曰浮雲日千里洛神賦曰託微波

而通辭鍾會懷士賦曰記遠念於興波向曰

桂水水名曰千里謂流急

言因此急流寄平生懷抱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騷上

離騷經

屈平

銑曰史記屈原字平仕楚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

之王乃流屈原於江南不知所訴乃作離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上述唐堯下序桀紂以香草善鳥龍鳳以譬忠貞君子以靈脩美人以喻於君以臭草惡禽飈風雲霓比小人援天

引聖終不見省
遂赴汨淵而死

王逸註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
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

帝高陽之苗裔兮

逸曰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
項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

項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
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
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
子瑕受屈為客卿因胤夫之子孫恩深而義厚
也翰曰帝顓項高陽氏言
我與楚俱高陽氏之苗裔
朕皇考曰伯庸
日逸
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
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
有令名以及於已
濟曰屈原自稱也古人質
與君同稱朕父死後稱之曰考伯庸原父名也
攝是身于孟取子兮
逸曰太歲在寅日攝提孟

於也餘同逸注 惟庚寅吾以降 庚寅日降下

也寅為陽正庚為陰正言已以人歲在寅正月

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 向曰庚寅月辰也

降下也言我以攝提歲正月庚寅 皇覽五臣揆

日下母之體是得陰陽中正之氣 皇覽作鑒揆

余于 五臣本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逸曰皇皇

也揆度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已美父伯

唐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

始錫我以美善之名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名 銑同逸注 逸曰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

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

曰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

均亦平也言父觀我初生時日法度能正紛吾

法則善平理故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紛吾

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逸曰紛盛貌脩

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

齊曰內美謂忠貞也言內有忠貞外有材藝之

遠扈字戶江離與辟芷兮逸曰扈披也楚人名披

能辟為幽也芷幽而秋蘭以為佩汨筆余

辟為幽也芷幽而若將不及兮逸曰紐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

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紐索秋蘭以為佩飾博

采衆善以自約束汨去貌疾若水流也良曰

也汨疾也言已脩身清絜披香草以為服飾恐年

歲之不吾與逸曰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

補君心及及常告下及又恐年忽

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
不與我相待而年老不得輔於君也
朝

毗之木蘭兮夕攬五臣作擥洲之宿莽逸曰擥取也

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

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

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翰曰言朝升山取木蘭承陽也夕入洲

持莽順陰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凋故屈原取以自喻言讒人困已終不能變易忠直

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逸曰淹久也代更也

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翰同逸注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逸曰零落皆墮也草曰零

木曰落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
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
舉賢用士則年老暮晚而功不成 齊曰草木
零落言歲晚喻年老也美人喻君也言歲暮年
老而不早用賢 **不撫壯而棄穢兮** **何不改其此**

度也

五臣本上無不下無也字 逸曰年德盛

為稼穡之穢穢佞亦為忠直之害也改更也言
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遠穢佞
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也 良
曰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弃道德用穢邪之
言為穢惡之行何不早改 **乘** 五臣其驥以馳騁
此法度以從忠正之言 **乘** 作策馬驥以馳騁
今來吾導夫先路 逸曰驥驥駿馬也以喻賢智
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

言任賢智即可至於治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

騏驥駿馬喻賢人言君能任賢人我昔三后之得申展則導引君入先王之道路

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逸曰昔往也后君也謂湯禹文王也至美曰純

齊同曰粹衆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

衆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銑曰三后謂湯禹文王也純美也粹不雜也衆芳喻

衆賢也言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所在故也雜申椒與蘭桂兮豈

維紐五臣作紐夫蕙昌改切木其芳小重之乃香蘭薰也

葉曰蕙根曰薰也紐索也蕙並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

於化非獨索蕙並任一人也翰曰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蘭桂皆香木紐結也蕙並香草也皆

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聖明彼堯舜之耿迥介雜用賢人豈獨任一人而已

今既遵道而得路

逸曰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

明大德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

何桀紂

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

永步
逸曰昌披衣不帶貌捷疾也徑

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

於戒亡
良曰桀紂夏殷失道之君昌披謂亂也言桀紂苦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

故身至
惟
有五臣本
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

隘
逸曰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也險隘諭傾危也言已念彼讒人相與

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矣
向曰偷苟且也餘同逸注

豈余身之單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逸曰憚難也

也與君之所乘也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
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
先王之功銑曰敗績崩壞言我所以不難
殃咎諫諍者恐君行事之失崩壞先王之功忽
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逸曰踵繼也武
武敏歆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
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
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
謂也翰曰言欲忽然奔走先後以為輔翼者
冀及先王之德
繼續先王之迹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
齊怒逸曰荃香草也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
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
而疾怒齊曰齊同也言君不觀察我之中誠
反信讒人與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
之同怒於我

舍也。

逸曰：謇謇，忠言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舍，止也。言已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

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

良曰：謇謇，直言貌。言我固知直言之為已患，恐君之敗

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

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逸曰：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靈

也。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喻君

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

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向曰：九

陽數謂天也。脩，長也。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

德也。故以喻君言我指天欲為君行正平之道

而君不用我。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遯而有佗。故將欲自盡。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遯而有佗。逸曰：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佗志。銑曰：初始成平悔，改遯移也。言君始與我平，余既

不難

五臣本

離別

兮

傷靈脩之數化

離遠曰別

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

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

翰曰傷惜

也言我不難離別於君

但惜君信讒而數變易

余既滋蘭之九畹

遠兮

九畹遠於今

又樹蕙之百畝

逸曰滋蘭也十二畝為畹樹種

放流猶種時衆香脩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

倦

齊曰滋益也三十畝曰畹樹種也蘭蕙草

喻行也言我雖被

畹

與

車兮

雜

斥逐脩行彌多

杜蘅與芳芷

逸曰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

香草名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

杜蘅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

良曰言

積累衆芳自

潔飾其德行

冀枝葉之峻

茂兮

願竣時乎

作後

六

文選三十一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吾將刈

逸曰冀幸也峻長也刈獲也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待天

時吾將獲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向曰蓀茂盛貌言我種植衆芳冀枝葉之盛願待成時收刈藏而饗之喻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理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逸曰萎病也絕落也

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銑曰萎絕黃落也衆芳喻衆賢也言我積行爲讒邪所害見逐亦猶植芳草爲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

衆皆競進以貪婪

合力

兮憑不猷乎求索

逸曰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名滿爲憑

言在位者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
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
翰曰言
衆在朝者皆競爲進趣貪婪財利
有身雖滿不知厭足復爲求索
羌內恕已以

量人兮各興

五臣作與

心而嫉妬

逸曰羌楚人語詞也

度也害賢爲嫉害色爲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
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已用不同則各生嫉
妬之心推棄清絜使不得用也
濟曰羌乃也
言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已以量度他人謂與已
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妬之
心諛譖之使不得進用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
余心之所急
逸曰言衆人所以馳騫惶遽者追
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

急務衆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
良曰忽急也言衆人急於勢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
我所急者仁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

逸曰冉冉

行貌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向

日冉冉漸漸也立成也言我之年漸漸將至恐脩理名德而不能成朝飲木蘭之

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逸曰墜墮也言已旦飲香水之墜露吸正

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言吞陰陽之精蘂動以香澤自潤澤銑曰英花也飲香水之露

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潔以合已之德苟余情其信姱苦以練要

兮長顧感顧亦何傷逸曰苟誠也練簡也顧領不飽貌也言已飲食

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顧領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翰曰苟且姱大練擇也且信

大擇要道而行雖長曄五臣木根以結蒹兮貴饑苦亦何傷於我曄作擊

蒹蒹之落葉逸曰曄持也貫累也蒹蒹香草也綠水而生落墮也葉實貌言已施

行常擘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也

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濟曰根本貫拾也

藥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矯菌桂以紉蕙

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已之忠信

今索胡繩之纒纒所綺貌也矯直也言已行雖

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紉索胡繩令

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良曰矯舉也

纒纒索好貌言舉此香木以自

比結索其香草以約束於已

前脩兮非時作世俗之所服

遠賢固非今時俗之人所可服行也向曰謇

難也前脩謂前代脩冒道德之人服用也言我

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德之人故不為代俗所用

願依彭咸之遺則

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

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
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銑

同逸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

民生之多艱

逸

言已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沈身於淵
乃太息長悲哀念萬人受命而生遭遇多艱以

隕其身也

翰曰艱難也言我自傷忠信不合

當代故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

屯難余雖好脩姱

苦

以鞿

居

羈兮

蹇朝諝而夕替

難

逸曰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

羈言爲人所係繫也諝諫也詩云諝予不顧替

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爲讒

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蹇蹇於君夕暮而

身廢弃也齊曰鞿羈銜勒也言我雖習前聖

人之大道而爲讒人所銜勒不避難而諫朝諫

而夕暮既替余以蕙纁思兮又申之以攬芷逸

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
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銑

同逸
注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五臣生之多艱逸

言已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沈身於淵
乃太息長悲哀念萬人受命而生遭遇多艱以

隕其身也翰曰艱難也言我自傷忠信不合
當代故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

屯難余雖好脩姱苦以鞿居羈兮羈寒朝諝而夕替

逸曰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
羈言爲人所係繫也諝諫也詩云諝予不顧替

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爲讒
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蹇蹇於君夕暮而

身廢弃也齊曰鞿羈銜勒也言我雖習前聖
人之大道而爲讒人所銜勒不避難而諫朝諫

而夕暮既替余以蕙纁思兮又申之以攬芷逸

縛佩帶也。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已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引芳芷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良曰。纁佩也。言君所以廢棄我者。以我佩忠信之心故也。申重攬持也。然我猶攬芳草自結束。以執貞節。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逸曰。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心中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也。良曰。九數之極也。言忠信貞潔。我心所善。以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五臣作民心。逸曰。靈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無思慮貌也。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見省察。萬人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銑曰。浩蕩。法度壞貌。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人悲苦。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

余以五臣

善淫

逸曰衆女謂臣衆也蛾眉好貌

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

善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妬嫉忠正言已淫邪不

可任也

翰曰衆女喻讒臣也蛾眉美女喻忠

直也諛諂謂譖毀也言讒邪之人妬我忠直皆

譖毀之謂我

善爲淫亂

固時俗之工巧兮

偁面規矩而改

錯

倉故

逸曰偁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

言今時之工才知彊巧背法規矩更造方圓

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

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

濟

曰規矩法則也言工巧之人背違繩墨妄爲法

則改古之道妄置其妙敗財木而不堅固讒佞

之人巧爲言語離聖人

之法亦必敗國危政

背繩墨以追曲兮

競周

容以爲度

逸曰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者周合

也度去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

脩仁義之道背弃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爲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言背墨繩之直而從其曲則屋壞苟爲邪佞競合當代以取容媚不

怵也

鬱悵余侘

加係今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逸曰怵徒見切憂貌也侘

祭失志貌侘丑加切猶

堂堂立貌也祭丑世切住也楚人名住曰祭言我所怵怵而憂中心鬱邑悵然僞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屈求容媚故獨爲時人所窮困也向曰怵鬱憂思貌悵不安也言我憂思而失志者以不能隨代求容媚固獨窮困於當時

寧溘死以流亡兮

余不忍爲此態也

逸曰溘猶奄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骸流亡不忍以忠正

之性爲邪淫之態也銑曰言驚鳥之無之字我終不忍爲邪佞之態以自全

不羣兮自前代

五臣作世

而固然

逸曰驚執也謂能執服衆鳥鷹鷂之

類也以喻忠正言驚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

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代固

然非獨於今翰曰驚鳥鷹鷂之屬此鳥執志

剛厲不與衆鳥同羣忠正之士者亦守節不隨

俗爲諂媚從前代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

固如是非但於我

而相安

逸曰言何所有圓鑿受方枘而能合者

也邪佞忠正異道而誰肯相安哉

屈心而抑志兮

齊曰方木圓穴不可相合

忍尤而攘詬

呼候也詬耻也言已所以能屈案心志

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耻辱誅讒佞之

人如孔子誅少正外也良曰我所以屈心案

志者將欲忍過除其深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

耻誅讒安清朝也

聖之所厚

逸曰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所厚哀也

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

悔相道之不察

五臣本有

兮延佇乎吾將反

逸曰延長也佇立貌

詩云

之道不明察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志

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逸曰迴旋也

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

車復路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逸曰

步徐行也澤曲曰皋土高曰丘四墮曰椒丘言已欲還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

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

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

也言我行蘭澤馳上椒
丘且止息以待君命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

復五臣本脩吾初服逸曰退去也言已誠欲遂

重遇禍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良曰尤

過也言我將進入以相君事恐重離過患故將

退去餘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逸曰

同逸注也芰蔭也荷扶藻也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

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

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向曰製裁集合

也芰荷水草言裁合此物而為衣裳以自脩潔

也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

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逸曰岌岌高貌陸離參

差衆貌也言已懷德不

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

以異於衆也銑曰言君不知伐伐亦將上然

長佩整威儀以異衆芳與澤其雜糅又兮昭

質其猶未虧

逸曰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玉

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
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
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
善其身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有香潤之德
雜會於已不得施用唯獨守其
明潔之質猶未爲自虧損也忽反顧以游目

兮將往觀乎四荒

逸曰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

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
也齊曰忽疾往去也言已不見明故疾反顧
遠視四荒之外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
以求知已者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

章

逸曰菲菲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
雖欲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

忠信勃勃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良曰纘

紛盛貌菲菲香氣也言我雖去四荒亦整其衣

服佩忠信芳香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

之行彌加明潔

為常逸曰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

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

向曰言人性所樂各自不同或好財利雖體解

或愛邪佞而我獨以脩正直之道為常

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五臣懲言已好脩忠

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

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

更何所懼

懲懼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

予

逸曰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申重也言

女嬃見已施行不與眾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

數怒重詈我也

翰曰言我行

曰

直以亡

五臣作方

身兮終然天平羽

五臣本有山字

之野

曰

女嬃詞也。觥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葉而生。

觥婞音脛，很也。蚤死曰夭。言堯使觥治洪水，婞

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於羽山，死於中野。女

嬃比屈原於觥，不承君意，亦將遇害。濟曰：此

女嬃之言也。蘇禹父堯臣也。堯使治水，蘇很戾

不用堯命，終被殛於羽山之野而早死焉。言原

亦將遇害。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

亦將遇害。五臣作謇。

姱節

逸曰：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謇謇，姱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

惡於世。向曰：嬃數諫原云：汝何博好古，道於蹇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為姱大之行。賁

茲

景

綠

施

失

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逸曰：賁，疾也。景，王

芻也。施，景耳也。詩曰：楚楚者賁。又曰：終朝采芻。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讒佞盈滿也。判，別貌也。女

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讒佞盈滿也。判，別貌也。女

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讒佞盈滿也。判，別貌也。女

嬖言衆人皆佩蕢藋象耳爲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奔也銑曰蕢藋藋皆惡草以喻讒佞判別也嬖言衆人皆體蕢藋之行盈滿於朝汝獨佩蘭蕙之德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逸曰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時莫識言已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翰曰屈原遭姊之罵困邪佞之惡不可門到戶說於人誰能察我情之是非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瑩獨而不予聽逸曰也詩曰哀此瑩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僞相朋黨丞相薦舉忠直之士孤瑩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濟曰言世俗之人並相進舉以爲朋黨而我忠耿孤獨誰肯聽我而用之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逸曰節度也歷數也

言已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
奇憤懣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
良曰中得也喟歎憑滿歷行也言我依前代聖
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滿而行澤畔矣
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逸曰帝繫曰
瞽叟生重華
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已依
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
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祕要以自開悟
向曰沅湘江水名重華舜也葬江南言已行聖
人之道不容當代故將濟江南行就舜以陳說之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
康娛以自縱逸曰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
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
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
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
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
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

事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銑曰啓

開也九辯九歌禹樂名言禹開樹此樂而太康

娛樂自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逸

縱而喪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

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葉卒以

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

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

篇也翰曰言太康不思先王之業不顧禍

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弟失尊位家於閭巷羿

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逸曰羿諸侯也

狐也言羿爲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

大狐濟曰羿夏之諸侯淫佚田獵又好射大

狐犯天之孽固亂流其鮮終兮浞任又貪夫厥

以亡其國

家逸曰鮮少也泥寒泥羿相也厥其也婦謂之

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不恤

人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因將歸使家臣衆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爲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良曰厥其家妻也言羿以夏衰亂伐而取其政而又爲荒淫之行故爲浞弑其身貪取其妻以亂易亂故其鮮終澆弔身被服彊圉兮縱欲而不忍逸曰澆寒浞力也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向曰言澆恃多力故肆情縱欲不忍其諫以殺夏后相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逸曰康安也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爲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墮地論語羿善射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左氏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氏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

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羆羆圍而用寒浞寒
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
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
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
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
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
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
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
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
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
是遂亡失人故夏桀之常違今乃遂焉而逢殃
也銑同逸注
逸曰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
乃遂以逢殃咎爲殷湯所誅滅
王也言常背天道違道乃
遂逢殃咎爲湯所誅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
而不長
逸曰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菹菜曰菹肉
醢曰醢言紂爲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

王把黃鉞行天罰殷宗遂不得久長也湯禹

五臣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逸曰嚴畏也祇

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之助

子孫蒙福也良曰言湯禹周文皆嚴肅祇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舉賢而

授能兮脩五臣繩墨而不頗逸曰頗傾也言三

舉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易曰無平不頗向曰言

文王舉賢用能循先聖法度皇天無私阿兮覽

人五臣德焉錯七輔逸曰竊愛為私所祐為阿

神無所私阿觀萬人之中有道德人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傳與湯

紂為淫虐傳與文王良曰言皇天無私親阿

附之理但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

賢者佐而成之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逸

哲智也茂盛也苟誠也下士謂天下也言天下

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知盛德之行故得用事

天下而為萬人之主翰曰言人有聖瞻前而

明之智茂盛之誠得用為天下之王

顧後兮相觀人五臣之計極逸曰顧視也相視

言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

以觀察萬人忠佞之謀窮其真偽齊同逸注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逸曰服服

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行信義而

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可立非善則行

不成銑曰孰誰服用也言人臣貼簷余身而

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逸曰玷猶危也言已正言危行身將危亡

上觀初代仗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向

日言危身危行所以將死今觀我之初志終竟

行猶未不量鑿而正枘

而銳

兮

固前脩以菹醢

逸曰

量度也正方也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

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

曾歔

歔

許

余鬱悵兮

哀朕時之不當

逸曰曾累也歔懼貌也言我

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日

翰曰言累益歔歔而憂思有

哀我不值明聖之君屬昏闇之代

攬

五臣

茹

蕙

以掩涕兮

霑

余襟之浪浪

平

謂之襟

浪浪

流貌也

言自傷

放在

山澤心悲泣下露濡我衣浪浪而猶引取柔栗

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齊曰茹

臭也蕙香草以諭忠貞之心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

中正駟王虬以乘驚鳥計兮溘埃風余上征曰逸

敷布也耿明也言已觀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

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

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

於天則中心的明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

化游故得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已情緩憂

思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驚鳳鳳別名也山海

經驚身有五采濫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

游將乘王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時俗

遠羣小也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良同逸注

五臣作縣

逸曰軔支輪木也蒼梧舜所居縣

圃神山也在崑崙之上淮南言崑崙縣圃雖乃

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久至縣圃之山受道
聖王而登神明之山向曰軻車輪也蒼梧舜

所遊懸圃在崑崙山仙人所欲少留此靈璅
居言朝夕遠遊神仙之山

今日忽忽其將暮逸曰靈以喻君璅門鏤也文如連璅楚王之省閤也言已

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持
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銑曰靈君也

璅門閤也言我欲少留於君之省閤日又忽然將夜言年已衰老
吾令羲和弭

節兮望崦嵫而勿迫逸曰羲和日御也弭按也崦嵫日所入之

山也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
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奔入之山且勿附近冀

及盛時遇賢君也翰曰言我使羲和路漫漫
按節徐行望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

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逸曰脩長也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

遠而且長不可卒徧吾方上下左右以求飲余

索賢人與已合志者也濟曰漫漫遠貌飲余

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也逸曰咸池日所浴

所拂木也淮南言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干扶

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

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絜已身結我車轡於扶

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良曰飲馬咸

池結轡扶桑言遠折若木以拂日兮聊湏臾臣

遊冀得延年也逸曰若木在崦嵫西極其華照下

作道以相羊地拂擊也聊且也湏臾相羊皆遊

遙言已揔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

也言已揔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

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

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

不得過向曰逍遙相羊皆遊也言我折取若

木之枝擊日御使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

奔屬

逸曰望舒月御也月躡光明以喻臣清白

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

後以告百姓銑曰月喻清白之臣風喻號令

言我使清白之人求賢使

風伯奉君命以告天下鸞皇為余先戒兮雷

師告余五臣作我以未具逸曰鸞俊鳥也皇唯鳳以

以興君言已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

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嚴裝未具

翰曰鸞皇

靈鳥喻仁智之士雷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

師喻君餘同逸注

以日夜逸曰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

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逢遇之

注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五臣作電而來御音迓

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也聚謀欲
離已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
良曰飄風雲霓以喻佞人也言我將求志士欲
與共事於君反見邪惡之人相帥與屯結謀迎
我使離舊德變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
節隨邪佞之徒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
下。逸曰總總猶傳傳聚貌也班亂貌也陸離分
散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傳
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
不可知之也向曰紛亂也餘同逸注吾令帝
閼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逸曰帝謂天帝也閼
言已求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懇天帝使闔人
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銑
曰閼主門人也言已惡讒佞將上訴於天帝使
闔人開天門闔人又倚天門望而拒我不得入
時曖曖其將罷兮。作疲兮結幽蘭而延佇。逸曰曖
曖昏貌

罷極也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

代昏闇周行疲極不遇賢明故世濁本濁而不結香草自繁長立而無趣向

分兮好蔽美而嫉妬逸曰國亂也濁貪也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

蔽美德而嫉妬忠信濟曰蔽隱也言時代亂濁不能分別好惡好隱人美行嫉妬忠良朝

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力風而綫思馬逸曰濟

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不死閭風山名在崑崙上縹繫也言我見中國國濁則欲度白

水登神山也車繫馬而留止白水潔淨閭風清

明言已脩潔白之行不懈怠也良曰白水神泉也閭風仙山也綫係也言世皆濁將忽反

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逸曰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

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爲之悲而流涕。向曰高丘楚山名女神女喻忠

臣也。言我將遠志忽反顧楚。溘吾遊此春宮兮。國無忠臣心爲之悲而流涕。

折瓊枝以繼佩。逸曰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言我遊奄然至于青帝

宮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瓊枝以續佩守行仁義志弥固也。銑曰見萬物始生乃折取

瓊草之枝以續佩。帶重其鮮潔。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

可貽。逸曰榮華喻顏色也。落墮也。相視也。貽遺也。言已既脩行仁義思得同志願及年德

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王帛。聘而還之與俱事君也。翰同逸注。吾令豐

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逸曰豐隆雲師處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

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絜若處妃者欲與并力也。齊曰處妃洛水神以喻賢臣

言我使雲師求賢臣解佩纓相以結言兮吾令

所在騁之與同治也角佩纓相以結言兮吾令

寒脩以為理也逸曰纓佩帶也寒脩伏羲氏之臣

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寒脩而為

媒理也伏羲時淳朴故使其臣良曰言我既

見虞妃解佩帶取玉結言契紛忽總其離合兮

令寒脩為媒以通辭理也

忽緯繡呼其難遷逸曰緯繡乖戾也呼麥切遷

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

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向曰

紛亂也總總聚也言將通佩玉神女讒人亂夕

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忽為乖戾而難移

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于槃逸曰次舍也

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入

于流沙洧槃水名也禹大傳曰洧槃之水出崦

崑之山言處妃體好清絜暮所歸舍窮石之室

朝沐洧槃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

石弱水出處有盤水名出崑崙山夕舍保厥美

窮石朝沐洧盤言遯世之士遠趣清絜

以驕傲兮曰康娛以淫遊

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

戲無事君之意

保其美德以驕傲於世日

安樂久遊無意以匡君

違弃而改求

去相弃而更求賢

德而不崇禮敬不可與事君當違弃此人改求

賢者共同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夫

志事君也

余乃下

然後乃來下

銑曰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

周遍求賢不得
我乃復下來
望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

佚逸女
逸曰偃蹇高貌有娥國名也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

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言有娥氏有美女爲之高臺而飲食

之言已望瑶臺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良曰瑶臺王臺也娥女契母簡狄喻

貞賢也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
逸曰鳩惡也

毒殺人以喻讒賊言我使鳩爲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向曰

鳩惡鳥喻讒佞言我使讒佞之人雄鳩之鳴逝往聘忠賢讒佞所疾故云不好

兮余猶惡其佻巧
逸曰逝往也言又使雄鳩

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銑曰雄鳩多聲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

輕巧而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奇。

逸曰適往也言

已令鳩爲媒其心讒賊以善爲惡又使雄鳩多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

也。翰曰言鳩鳩皆不可信故猶豫狐疑而不能決定欲自往以無媒介不可也。

鳳皇

既受詒眉兮。恐高辛之先我。

逸曰高辛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

辛氏爲帝嚳次妃有娥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人若鳳皇受禮遺將恐帝嚳以先我得簡

狄也。齊曰詒遺也高辛帝嚳也言我得賢人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又恐帝嚳先我

而得之帝嚳欲遠集

五臣作進

而無所止兮。聊浮遊

以逍遙。

逸曰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

也。良曰言求忠賢不得欲往遠方又兼無所止且浮觀而逍遙。

及少康之末

家令留有虞之二姚

逸曰少康夏后相之子也
有虞國名也姓姚氏舜後

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綏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處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向曰言遠遊微隱不遂求賢不得美少康留止而成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

言之不固

逸曰拙鈍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

復使回移

銑曰言我欲留聘二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導引不能堅固使君回

移

五臣

時作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逸曰再言

時溷濁者懷襄二葉不明故羣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

翰曰溷亂也言時代亂濁

嫉妬賢良蔽隱閨中既以王逸本邃遠今哲王

又不寤

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邃遠忠言難

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主尚不覺善惡之情高

宗殺孝已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閨蔽固其

宜也齊曰閨中宮門中也言宮中深遠懷朕

視聽難通故哲智之王不能覺察忠佞

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五臣有與此終古言我

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閨亂之君

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良曰言我懷忠信之

情無所啓發安能忍而與索所瓊茅以筵筭

昏主終古居乎復將遠去索革瓊茅以筵廷筭

專兮命靈氛為余占之也筵小破竹也楚人名

結草折竹卜曰筭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言已欲

去則無所集次上川又不可見用憂懣不知所從

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靈氛占其吉凶向曰筵竹筭也靈氛古之善占者言

取草筭命靈氛使卜占去住之理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

慕之逸曰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

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銑曰曰者靈氛語辭也兩美謂君聖臣忠也言如是則必相合孰誰

也楚國誰能信明善惡欲脩行忠正慕已之德者思九州之博大兮豈

唯是其有女逸曰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可止乎翰曰靈氛言

天下九州之地甚寬博曰勉遠逝而無狐王逸本疑兮孰無狐字疑兮孰

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逸曰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君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

齊曰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時五臣作世幽昧以眩

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逸曰眩曜或亂貌屈原

暗昧或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

乎是難去之意良曰言當代之君皆闇昧惑

亂誰能察我之善惡而用之乎五臣本作民好去

原以此荅靈氛難去之辭也楚國也言天

惡故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逸曰黨鄉黨

下萬人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

向曰好愛惡憎也言人皆有愛憎之性不同惟

楚鄉之人更甚異戶服艾以盈要平兮謂幽蘭其不可

佩逸曰艾白蒿也盈蒲也言楚人戶服白蒿蒲

其要帶以為芬芳反用幽蘭臭惡為不可佩

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銑

曰言楚國家門此戶皆服艾草蒲於要帶謂蘭

不堪佩帶言皆好讒佞
謂忠正不可行於身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分

豈瑤池美之能當
逸曰察視也瑤美玉也相玉書言瑤大六寸其曜自行照

言時人無能識臧否觀視衆草尚不能別其香
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爲草木易別於禽獸

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
翰曰覽視也言楚人視草木猶未知香臭之宜

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
蘇薰壤以充幃
王喻忠貞言忠貞之難知也蘇薰壤以充幃

今謂申椒其不芳
逸曰蘇取也充滿也壤土也

土以蕭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
近小人而遠君子
齊曰幃香囊言取薰壤滿

香袋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
不帶此喻近邪佞遠忠貞
欲從靈氛之吉占

兮心猶豫而狐疑
逸曰此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狐疑念楚國也

良曰言已欲從靈氣勸去之
占則心中孤疑不忍弃忠直
巫咸將夕降兮懷

椒糝

所

而要之

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
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

糝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來願
懷椒糝要之使筮吉凶向曰糝米也所以享

神言巫夕從天下來我則懷
椒米要而享之以問吉凶也百神翳其備降兮

九疑續其並迎

逸曰翳蔽也續盛貌也九疑舜
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糝則將

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迎我知
已之志銑曰續衆多貌言巫咸得已椒糝則

領百神蔽日而下舜又使九疑之
神衆來相迎言賢聖知己之志皇剡剡其

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逸曰皇皇天也剡剡光貌
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

告我當去尤吉善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

縛之所同

通曰矩法也。矯於縛以度也。言當自勉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已合法度。

者因與同志共為化也。

濟曰曰巫咸辭也。勉

疆也。上謂君下謂臣。幾度也。言當自勉。

上求

明君下訪賢臣求法度與已

同者因共為治此巫咸之言。湯禹儼而求合兮。

摯

五臣本作咎

繇而能調

逸曰儼敬也。合匹也。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

得伊尹咎繇力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良曰

調和也。言湯禹至聖尚敬承天命求合已之

賢臣伊尹咎繇之徒相理陰陽而安天下。苟

中情其好脩兮

五臣本有又字

何必用夫行媒

逸曰行媒論左

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

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之。

向曰苟且

也。言且中心好善常自脩絜則明

說操築於傳

君且當舉作何必須左右之達。

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逸曰說傳說也傳巖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

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銑曰說賢人代胥靡刑人操築於傅氏之巖武丁殷王名夢得賢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傳巖委任之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

文而得舉

逸曰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蓋

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為師翰曰遭遇也呂望太公也避紂之亂鼓刀為屠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遇而舉之竟

審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逸曰審戚衛人

立大功該備也審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審戚方飯牛叩角而歌桓公聞之知

其賢舉用為卿備輔佐也

及年歲之未央時

其五臣本

未央

逸曰晏晚也史盡也言已所以

晚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

良曰言我所以求輔於君者將及年歲未晚以

成德化餘

恐鵲

弟鵲

之先鳴兮

使

五臣本

草為

五臣本

之不芳

逸曰鵲鵲一名賈鵲常以

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

言先使忠直之士被罪過也向曰鵲鵲鳥名

秋分前鳴則草木彫落言我常恐此鳥之鳴

使草木不芳香也喻讒臣為言以害忠良矣

何

璵璣之偃蹇兮

璵璣

愛玉懷美德偃蹇而眾人夢然而蔽之盛貌言我佩

施用也

銑曰璵璣玉也偃蹇盛貌以喻德也眾

文選三十一

小人也。夢亦盛也。言我有惟此黨人之不亮兮。

美德爲小人衆盛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

恐嫉妬而折之。逸曰：信亮也。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嫉妬我，正直欲必折挫而敗也。翰曰：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此黨謂楚國也。

淹留。逸曰：言時俗溷濁，獨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濟曰：續紛亂也。淹久也。言世

亂變易，不可住也。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逸曰：可住也。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曰

荃蕙皆香草，言蘭芷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至蕙化而爲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爲小人

忠信更爲佞僞。良曰：茅惡草，以喻讒臣也。言時代昏亂，君子變爲小人，忠信化成邪佞，何

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五臣本：無蕭字。艾也。五臣

也字。逸曰：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爲蕭艾而巳，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何同逸注。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逸曰言士人所以變直為曲者

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言明智之士佯愚者豈有他故為君不好脩繫

之士而自損害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

逸曰蘭懷

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

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羌乃也言我以蘭為可怙恃乃無實材但容貌長

大而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引五臣本作列乎眾芳

逸曰委棄也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引於眾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

齊同椒專佞以慢諂兮吐綴殺又欲充其佩幃

音憚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

之囊也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此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良曰言子椒專佞而為慢淫似賢而非賢列大夫位在君左右不為忠正之行如茱萸之在香囊妄充佩帶而無芬芳既干進而務

入兮又何芳之能祗逸曰干求也祗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

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向曰言子蘭子椒既自求進而務入君之祿何

賢人之能敬而舉之固時俗之從流五臣有今又孰能無

變化逸曰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眾人誰有不變節而從

之者乎疾之甚也銑曰固此諂佞之俗覽椒

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逸曰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此

豈況朝廷衆臣不爲佞媚以容其身邪翰曰

子椒子蘭尚變節若此何況衆賢而不從俗以

自容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逸曰歷

此也言已內行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重不

遭明君弃其至美而逢此咎也濟曰惟此原

自屬也言我內懷忠正芳菲菲而難虧兮芬五

外佩衆芳餘同逸注有兩至今猶未沫亡貝反逸曰虧歇也沫已也

芬字今尚未已也良曰虧損也言已芳菲之和調

盛誠難損歇雖遭弃逐至今猶未已也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逸曰言我雖不見

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游及余飾之方以求同志向曰汝同志人也

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逸曰上謂君下謂臣銑

遍遠觀四方有君臣上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歷吉日乎吾將行

逸曰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

翰曰歷選也言靈氛告我遠去告折瓊枝以爲

羞兮精瓊靡以爲粦

音張逸曰羞脯也精鑿也靡屑也粦糧也言

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爲脯腊精鑿玉屑以爲爲

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

逸曰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

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而

世俗莫識也良曰飛龍喻道瑤玉名以比君

子之德言我遠遊但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

逝以自疏

逸曰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

向曰離別也言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
邇吾道夫崑崙

路脩遠以周流
逸曰邇轉也楚人名轉為邇言已設去楚國遠行轉至崑崙神

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
揚志
五臣無同志 銑曰以求所安餘同逸注

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
逸曰揚披也晻藹

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從崑崙將遂升天披雲霓之翥翬排羣佞之黨

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 翰曰揚舉也雲霓虹也畫之於旌旗晻藹旌旗蔽日貌玉馬

珮也鸞車鈴也啾啾鈴佩之
朝發軔於天津兮

夕余至乎西極
逸曰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

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 濟曰軔車輪也東極曰天津西極日

所入也言朝發東方鳳皇翼五臣作其承旂兮

夕至西極順天道也高翔翔之翼翼逸曰翼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蛇為

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翱翔翼翼而

和嘉忠正懷有德也良曰言我行順天道故

鳳皇承旂引路飛翔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

翼翼然扶衛於已而容與逸曰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

貌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雖

行遠方動以清絜自西飾也向曰流沙西極

赤水出崑崙山容與遊戲貌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

下逸曰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詔告也西皇

帝少皞也涉度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

使少皞渡我動與神獸聖王相接言能渡萬人

之厄銑曰麾招梁橋也西皇少昊也言我招

蛟龍使爲橋告少昊濟度路脩遠以多艱

衆車使徑待逸曰艱難也騰過也言崑崙之路

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已所行車遠莫能

及翰曰言遊崑崙山道路長遠而多險難故令衆車奔騰於邪徑相待路不周以左轉兮

西海以爲期逸曰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

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

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俗也左轉者言

君行左車不與已同屯余車其五臣無千乘兮

齊玉軼而並馳逸曰屯陳也軼軼也言乃屯

車轄並馳左右從已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

良曰屯聚衆車也軼車轄也車所以載

已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馬聚千乘者駕八
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在可馳走也

龍之婉婉阮於兮載雲旗之委移五臣作逶迤

已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
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

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向曰八龍
入節之氣也逶迤長貌言我所往皆與神遊故

可御氣為載雲為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
旗也婉婉美貌

邈逸曰邈邈遠貌也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
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

銑曰言我雖御氣乘雲抑志按節徐奏九歌而
行以候世人其邈遠莫能逮及也

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逸曰九歌九德之歌禹
樂也九韶舜樂也尚書

曰簫韶九成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
平奏九德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遊

戲媮樂而已
翰同逸注

陟升皇之赫戲

平

兮忽臨睨

五夫

舊鄉

逸曰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陟崑崙過不周度西海

舞九韶升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楚國愁且思也濟曰陟升言我升天庭對光曜

忽復下視楚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

五臣

字而不行

逸曰僕御也懷思也蜷局詰屈不行貌也屈原設去特離俗周天匝地意

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

明也良曰懷歸也蜷局不進貌言我升天下見楚國御者悲泣我馬思歸蜷局迴顧而不肯

行也此終志不亂曰指揔撮行要也屈原舒肆去故辭義自明亂曰指揔撮行要也屈原舒肆

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已矣哉國無人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

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逸曰已矣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

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言衆人無有知己已復何爲思故鄉念楚國也向曰言時代無知我之忠正者又何須歸於楚國

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逸曰言時世人

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銑同逸注

九歌四首

屈平

銑曰楚南郡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祠作鼓舞以樂諸神原既

遭放逐含懷憂患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言事神之歌下寄見黜之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爲

歌名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爲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東皇太一

濟曰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

題章之趣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

逾

兮上皇

逸曰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穆

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脩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曰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撫長劍兮玉珥

餌

璆鳴兮琳琅

逸曰撫持也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服衛有德故撫持之

也。璆琳琅玕，皆美玉名也。鏘，珮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佩持好劍，以辟邪惡。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五音而和，且有節度。翰曰：「玉珥，劍鐔也。」璆琳琅玕，皆玉名，以之爲珮。鏘，瑶席兮玉瑱。鎮盍將把兮瓊芳。逸曰：然而鳴。

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脩飾清潔，以瑤玉爲席，美玉爲瑱。靈巫何不持乎？乃把玉枝以爲香。濟曰：「言靈巫何不持瓊枝以爲芳香，皆取美潔也。」蕙肴蒸兮蘭藉。夜

奠桂酒兮椒漿。逸曰：「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桂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

供待彌敬，及以蕙蒸肴，芳蘭爲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良曰：「以蕙草蒸肉，以蘭藉飲食，以桂置酒中，以椒置漿中，皆取芬芳也。肴，肉也。蕙，蘭皆香草也。奠，祭也。桂椒皆香美木。」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

安歌陳竽瑟兮潛倡

逸曰拊擊也疏希也言膳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抱擊

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浩大也言已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

曰楊舉也抱鼓杖也使疏節希緩而安音清歌復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極其情

蹇兮姣服芳菲菲兮蒲堂

逸曰靈謂巫也偃蹇舞貌也姣好也服飾

也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蒲堂室也

曰菲菲香氣也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逸曰五音宮商

角徵羽也紛盛貌也繁衆也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已歡欣

獸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

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翰曰繁會錯雜也君

謂東皇也欣欣和悅貌言脩潔酒食極陳鼓樂
神常歡歆而降之福自傷忠信事上卒不見明
而遭放弃以至危苦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巨兮既

留爛昭昭兮未央逸曰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

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
杜若之英以自潔飾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
連蜷巫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光貌
也昭昭明貌也未央未已也巫執事肅敬奉迎
導引神顏貌於莊形躰連蜷神則歡喜安留見
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良曰蘭若
皆香草也靈巫也連蜷導引神貌央極也言將
祭祀之事先使靈巫沐浴蘭芳衣五色之服務

其芳潔又飾若英也導引也雲中君使留心於此神光爛然明明無極雲中君靈師屏翳也

蹇將憺

徒濫

今壽宮

與日月今齊光

逸曰蹇詞也憺安也壽宮

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爲壽宮也言雲神既至在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暗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
銑曰蹇辭也壽宮祠龍神所也神既安樂德又光明乃與日月齊也
駕兮帝服聊翔游兮周章
逸曰龍駕言雲神駕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翔翔周流往來且游且翔也
向曰言神駕雲龍之車爲五方帝服翔游周章往來迅疾貌
靈皇皇兮既降焱
遙必
遠舉兮雲中

逸曰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焱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焱然

覽冀州

遠舉復還其處 翰曰雲中神所居

今有餘橫四海今焉窮 逸曰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

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

窮極者也 濟曰言神所居高絕下覽冀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冀州堯所都也思有道

之君故 思夫君今太息極勞心今懔懔 五臣作

覽之 逸曰君謂雲神懔懔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

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忘已憂

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

懔懔 良曰夫君謂靈神以喻君也言夫君所

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

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也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逸曰：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

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饒，又有嶮岨，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為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堯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銑曰：君，湘水神也。蹇，語辭也。言神樂其所居，猶豫不降於此，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之速也。美要眇，妙。今宜脩沛，賴。吾乘兮桂舟。逸曰：好貌也。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已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向曰：思神容儀美好，又宜脩飾也。我復乘桂舟以迎。

神也舟用挂者取香潔之異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逸曰沅湘水名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順徑徐流則得安也翰曰願

神使波安流而我不望夫君兮歸五臣作未來吹參

差兮誰思逸曰君謂湘君參差洞簫也言已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

復誰思念良曰夫君神也謂神肯來斯而駕

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思誰言思神之甚

飛龍兮北征連陟吾道兮洞庭逸曰屈原思神略垂意念楚國

駕飛龍北行還亟歸故居也連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

之側安委曲之徑欲急至也良曰原思既畢念反楚國願駕飛龍北行轉道於洞庭湖上而

直歸

薛薄荔麗

拍兮蕙纒承

五臣作采

荃

七撓遙兮

蘭旌

五臣作旗

逸曰薜荔香草也拍搏壁也

楫也

屈原言已居家則以薜荔博飾四壁蕙草

縛屋

乘舟船則以荃為楫權蘭為旌旆動以香

潔自脩飾也

銑曰薜荔蕙荃蘭皆香草也原

言我

居家縛香草以博四壁亦以為楫棹亦以

為旌

旗芬芳潔望濤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

清有如此也

望濤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

靈

逸曰濤陽者江陵名也近附鄧極遠也浦涯

望江

海之遠浦附鄧之陵以泄憂念橫度大江

揚已

精誠冀能感寤懷王使還已也向曰濤

陽浦

接於楚都極遠也言我遠游此浦將橫絕

大江

揚其精誠於君側冀君感悟復命我也

揚靈兮未極

女嬋媛

媛

兮為余太息

逸曰極已也女謂女

嬋也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嬋牽引責之數為

已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

翰曰女謂屈平姊女嬃也言我揚精誠未已女

嬃牽引時事以為不變節從橫流涕兮潺湲

俗終不可而為我歎息也

為隱思君兮徘徊涕側逸曰潺湲流貌也屈原感

元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橫流君謂懷王也徘徊

也言已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

念君也良曰潺湲流貌徘徊也感女桂權兮

額之言泣涕橫流隱伏側陋弥思君子桂權兮

蘭棧例斲角冰兮積雪逸曰斲斲也言已乘船

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已勤苦銑曰櫂楫也棧

船傍板也桂蘭取其香也言志不通猶乘舟值

天盛寒舉其楫棹斲所冰凍紛采薜荔兮水中

如積雪徒為勤苦而不得前

舉芙蓉兮木末逸曰舉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

水中屈原言已執忠信之行以

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也。涉水而求薜荔，登山
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向曰薜荔，香草也。
生於陸，芙蓉，荷華也。生於水，言已執忠信之行，
求合於君，亦猶入水池之中而采薜荔，登山木
之末而取芙蓉，固無遂理，舉取也。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
絕。逸曰：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
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
勞而已。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
絕也。言已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翰曰：
爲婚姻者，其心不同，徒使媒人勞苦，恩情不能
甚厚者，則必輕易離絕。事君之道，亦類此焉。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逸曰：屈原憂愁俯
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
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終無所登至也。濟曰：
瀨，湍水也。淺淺，流貌。原既憂怨，下視水石淺淺
而流，仰觀飛龍翩翩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

也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五臣作我以不聞

音閑 逸曰交友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則長

相怨恨也言已執履忠真雖獲罪過不敢怨恨

於衆人間暇也言君常與已期欲共爲治後以

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間暇遂以疏遠 良曰

言君與臣下爲友而臣爲不忠則怨而責之已

爲不信則以爲閑爾疾其君初欲與已爲治後

遂相朝騁騫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逸曰朝以

背馬 澤曲曰皋言已願及朝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騁

以行道德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

將暮日日衰老弭情安意終於草野 銑曰夕

喻衰也喻已盛少之時願驅馳於君前及衰謝

之日反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辭 鳥次兮屋上水

也騁騫疾行也弭節安意也

周兮堂下逸曰次舍也過信爲次周旋也言已

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

上流水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
向日言已在江湖之中鳥止于屋水周繞于堂

捐余玦

決

兮江中

遺余珮兮澧

禮

浦

逸曰玦玉

佩也先王

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遺
離也佩瓊琚之屬也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

設欲遠去

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已示有

還意

濟曰捐遺皆置也玦珮皆朝服之飾置

於江澧二水之涯者冀

君命已猶可以用也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下女

逸曰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遺與也

女陰也以喻臣謂已之儔匹也言已願

於芳芬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

與同志終不變更

良曰芳洲多生香草也故

於此采杜若焉下女喻賢臣也欲將已

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為治道

時不可

兮再得

聊逍遙兮容與

逸曰言日不再中年不

再盛也逍遙遊戲也言

今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言

今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言

今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兮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言

今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言

今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兮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言

今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言

今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兮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言

今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言

今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兮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言

今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言

今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兮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言

今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言

今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兮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言

今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言

今再得

聊逍遙

兮容與

再盛也

逍遙

遊戲也

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既老矣不遇於時
聊且逍遙而游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銑曰自言憂愁欲以決死死不再生何由復
遇逍遙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逸曰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

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謂也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向曰其神

娥皇女嫋嫋兮秋風洞庭

波兮木葉下

逸曰嫋嫋秋風搖木貌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

言君政急則眾人愁而賢者傷矣翰曰洞庭湖名言秋風疾則草木搖落江湖生波喻小人

用事則君

登白蘋兮

五臣本無登字
蘋作蘋音煩

騁望與佳

期兮夕張

去聲叶韻
佳期謂湘夫人也

不敢指斥尊者故

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脩設祭具夕早洒掃張施惟帳與夫人期

歆饗之也良曰言已願以此夕設祭祀張帷帳冀夫人之神來此歆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

君命鳥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

逸曰萃集也罾魚網也夫鳥當

集木巔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濟曰蘋水草也鳥當集

木上今在水中罾宜置水中今在木上以喻已志反覆失所也

沅有芷

止兮澧

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逸曰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

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導故變言公子

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

曰芷蘭皆香草也喻已之善也公子謂夫人喻君也未敢言者欲待賢主

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逸曰言神鬼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

而望之但見水流潺湲也向曰慌忽麋何為

五臣今庭中蛟何為今水裔逸曰麋獸名蛟龍類也言麋當在山

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

翰曰麋當在山野今在庭中蛟當在深泉今朝在水際以喻君子小人翻覆失所也裔際也

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溼時制切自傷驅馳不

出湖澤之域濟曰澤畔曰臯溼水聞佳人兮

涯也言朝夕往來不出於湖澤之間

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逸曰予屈原自謂也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

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呼已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良曰佳人謂湘夫人也冀聞夫

人召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築室兮水中葺

之兮以荷蓋

逸曰屈原困於世上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銑曰葺茨

也自傷困於世上願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荷葉蓋之務以清潔託附於神而居也荃

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

逸曰以荃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壇布香椒

於堂上向曰荃香草也紫紫貝椒香木也以此物飾屋壁壇堂也桂棟兮蘭橈

辛夷楣

眉今葯鳥房逸曰以桂木為屋棟以木蘭為榱辛夷香草以

作戶楣葯白芷也房室也翰曰桂香木蘭辛夷葯香草也橈楫也楣門楣也又以馨香為房

之罔薜荔兮為帷擗普蕙五臣穆緣兮既張逸

罔結也結薜荔為帷帳擗折也以析蕙覆擗屋

齊曰擗屋聯也薜荔蕙皆香草罔結以為帷帳

擗折以為屋聯白玉兮為鎮疏石蘭五臣本以

盡張設於中也

為芳逸曰以玉鎮坐席石蘭香草疏布陳也

氣芷葺五臣本兮荷屋繚了之兮五臣本杜蘅

逸曰葺蓋屋也繚縛束也杜蘅香草也

芷杜蘅皆香草也以芷草及荷葉葺以蓋屋又

束縛杜蘅

置於水中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逸曰

草之華以實庭也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為

門廡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

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衆芳

以為殿堂脩飾弥盛行善弥高也向曰百草

以

皆香草實滿也建樹馨香無屋也言又以爲門屋矣所築室於此者欲與夫人爲隣也九

疑續兮並迎

去

靈之來兮如雲

逸曰言舜使九疑之山神續然

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翰曰舜葬九疑山使其山之神靈來迎二女其來之衆續

紛如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褫

褫

兮澧浦

逸曰袂衣袖也

裸褫褫也屈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

將適九夷也良曰裸禮褫袖褫也皆事神所用也今夫人旣去君復背已無所用也故棄遺

之舉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逸曰汀平也遠者謂高賢

隱士也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未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脩道德也濟

日舉取也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

容與逸曰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
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銑曰驟數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二